

《墉城集仙录》前蜀杜光庭

○叙

《墉城集仙录》者，纪古今女子得道升仙之事也。夫去俗登仙，超凡证道，驻隙马风灯之景，享庄椿蟾桂之龄，变泡沫之姿，同金石之固，长生度世，代有其人。绵历劫年编载经诰玄图秘，灿然可观。神仙得道之踪，或品升上圣，或秩预高真，或统御诸天，或主司列岳，或骑箕浮汉，或隐月奔晨，或朝宴九清，或徊翔八极。开皇已往，劫运之前，三洞宝书，多所详述。洎九皇三古之后，服牛乘马已还，皆辍天府而下拯生灵，由仙曹而暂司宰制。垂法立教，秉国佐时，儒籍史臣备显其事。至有韬光混迹，驾景登晨。或功著岩林，溯烟霞而轻举；或身离器浊，控鸾鹤以冲虚；或躬赞帝王；或乐居氓俗。阴功克就，玄德升闻，使鸡犬以俱飞，拔庭除而共举，光于简册，无世无之。昔秦大夫阮苍、汉校尉刘向继有述作，行于世间。次有《洞冥书》、《神仙传》、《道学传》、《集仙传》、《续神仙传》、《后仙传》、《洞仙传》、《上真记》编次纪录不啻十家。又名山福地之篇，括地山海之说，搜神博物之记，仙方药品之文，旁引姓名，别书事迹，接于闻见，讵可胜言，则神仙之事，焕乎无隐矣。常俗之流或言神仙者必俟身形委谢，魂识成真，而后谓之神仙，非是骨肉升翥，此盖愚瞽未达之甚也。何者？《真经》云：“得道去世，或隐或显，证道虽一，修习或殊。”故云神仙之道，百数，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也。或为真人之友，或为天帝之宾，倏忽而龙驾来迎，参差而云骈遐迈者，则谷希、长里、青光、赤松之例是也。或受书禀，阴景炼形，灵肉再生，前功克懋者，则五老、上帝、四极、真王之例是也。或精诚不易，试难不移，目注昆丘，心朝大帝而得道者，黄观、韦道、微傅君之例是也。况复大洞七变，八禀三图，胎精、斑符、隐芝、曲素、玉精、金液、黄水、秘符、赤树、青英、环刚、绛实、白羽、皇象、九转、八琼，服之而化凤、化龙，饵之而为金、为玉。复有金玉之诀，三皇八景之文，华丹素奏之灵，神虎金真之要，飞行之羽，超虚蹑空，流金之光，摄神制逆，翱翔则翠羽玄翻，控御则飞盖曲晨。七十四方之所修，靡亏毫发；三十七色之所授，渐备羽仪。至或降九锡以腾凌，践七试而贞介，资师秘诀证自我心，历象不能易其坚，雷霆不能骇其听，富贵不能惑其志，声色不能诱其衷，此则我命在我，长生自致。故古今得者，讵可殫论。南真云功满三千，白日升天，弘道无己自致不死，此之谓也。夫神仙之上者，云车羽盖，形神俱飞；其次牝谷幽林，隐景潜化；其次解形托象，蛇蛻蝉飞。然而冲天者为优，尸解者为劣。又有积功未备，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贞至烈，或心不忘道，功未及人。寒栖独炼于己身，善行不加于幽显者，太上以其有志，太极以其推诚，限尽而络块神受福者，得为善爽之鬼。地司不制鬼

录，不书逍遥，福乡逸乐，遂志年充数足得为鬼仙，然后升阴景之中，居王者之秩，积功累德，亦人仙阶矣。如此则善不徒施，仙固可学，功无巨细，行无洪纤，在立功而不休，为善而不倦也。修习之士，得不勳哉。又一阴一阳，道之妙用，裁成品物，孕育群形，生生不停，新新相续，是以天覆地载，清浊同其功；日照月临，昼夜齐其用。假彼二象，成我三才，故木公主于震方，金母尊于兑泽，男真女仙之位，所治昭然。观夫诰籍之中，图传所述，混同载录，未有解张。今按上清七部之经，存注修行之事，日月五星之内，空常飞步之篇，元父玄母以兼行，阳号阴名而具著。纂彼众说，集为一家，女仙以金母为尊，金母以墉城为治，编记古今女仙得道事实，目为《墉城集仙录》。上经曰：“男子得道，位极于真君；女子得道，位极于元君。”此传以金母为主，元君次之，凡十卷矣。广成先生杜光庭撰。（《云笈七签》卷一一四）

●卷一

○圣母元君

圣母元君者，乃洞阴玄和之气凝化成人，亦号玄妙玉女，为上帝之师，太上老君先天毓神历劫行化，应接隐显不可称论。其欲示生于人间。表物之有始也。故散形分神，寄胞于元君焉，而更生也。昔于渺莽之劫，常寄诞于天岗灵镜之山。洎商十八王阳甲八年庚申之岁，老君乘日精、驾九龙氤氲渐小如九色弹丸自天而下，托孕于元君之胎，元君时在楚国苦县濂乡曲仁里涡泉之滨昼日假寐，遂感日象如流星之光径入口中，因而有娠。凡八十一年所居之室，常有异香之气，日月之光，仿佛神明以卫其体，容状丽逸，曾不衰怠。至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岁二月十五日，元君因攀李树而生诞于左胁，时有九龙自地涌出，腾跃空中，吐水而浴，老君焉龙出之处，因成九井，至今存焉，即亳州太清宫九井是也。老君既生，能行九步，步生莲花，以乘其足，日月扬辉，万灵侍卫，即指李树曰：“此余姓也。”遂为李氏，时人亦因号元君为李母焉。既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世间之若，何足乐闻。”三日之中，身有九变，身長九尺，绿眉素，日角月玄，鼻有双柱，耳有三门，美眉方口，蹈五把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周备其身。元君以其生而白首，故号老子，或云自说九名，又云有三十六号七十二名。《玄妙内篇》云：“老君之生也，天地万神来集其庭，日童散晖，月妃掷华，七元曜景，三素充庭，万卉扬芬，陆壤生莲，神童玄女翼其左右，灵音虚奏，天乐骇空是也。”老君于是景侍元君，幽阐妙道，将欲广化万有大弘正真也。元君乘暇谓老君曰：“吾观于身，皆六家之物，权借用耳，何谓六家？甲寅木神为骨，甲申金神为齿，爪甲戌土神为肌肉，甲辰风神为气息，甲午火神为温暖，甲子水神为润泽，又木神为肝，火神为心，土神为脾，金神为肺，水神为肾，风神为胆

，六家共成人身，故有五脏六腑九宫十二室、四肢五体、三焦九窍、百八十关机、三百六十骨节，各随而居之，故能动作、视息、饮食、语言、别好恶、知是非也。一家不和，即为病矣。人生各有岁月日时，随其所属星宿以定其贫富贵贱、生命长短焉。然六家之物，有合则有散，有生则有死，有成则有败，有盛则有衰，此物之常数也。身有应败之患，神有应散之期，命有必尽之势，甚可畏也。夫神在则为人，神去则为尸，岂不痛哉！盖由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乱耳，使耳无听；五味乱口，使口厉爽；取舍乱心，使心飞扬，嗜欲无厌，使神流散；憎爱不泯，使心劳烦；不疾去之，则志气日耗，寿命日灭，可不戒哉！五色者，陷目之锥也；五音者，塞耳之锤也；五味者，截舌之斧也；众货者，焚身之火也；此数者，殃祸之宫，患害之室也。”元君曰：“夫重长生者，始于一身，次及家乡，至于天下。为子尽孝，为臣尽忠，为上尽爱，为下尽顺，色味调和与道合真也。若止一身，独愿长生久住，无为逃避，上下不营，忠孝不存，兼济偏善，乖道自是，失德纵能，弃吾我之欢，忘色味之适，同枯木死灰，复何足贵！夫修道者，在适而无累，和而常通，永劫无穷，济度一切，此之长生，乃可为重。长生难得，由忠孝仁义，忠孝仁义立者，功及于物，生自可延，无此德者，独守山林，木石为偶，徒丧一生，后方堕苦，先罪未释，今又无功，遂失人道，生处边夷，或生飞沉，群丑异类，永与道隔，深可悲乎！若能以之习善，生乐常存。运之涉恶，死苦无极。上士积善，永久长生，号为真人。天地有壤，真人无毁，超出三界，逍遥上清，因以一恶至于万恶，以垂戒焉。凡人有一千恶者，后代妖逆；二千恶者，身为奴仆；三千恶者，六疾孤穷；四千恶者，疫病流徒；五千恶者，为五狱鬼；六千恶者，为二十八狱囚；七千恶者为诸方地狱徒；八千恶者，堕寒冰狱。”九千恶者，入边底狱；一万恶者，堕薜荔狱。万恶之基，起于三业。一一相生，以至于万恶。堕薜荔狱者，永无原期，渺渺终天，无由济拔，得不痛哉！夫人觉有一恶，急宜改而不犯者，去道近矣。若为魔邪所干者，当洗心责己，悔过自修，即可反恶为善矣。人有一善，则心定神安；有十善，则气力强壮；有百善，则宝瑞降之；有千善，则后代神真；有二千善，则为圣真仙将吏；有三千善，则为圣真仙曹掾；有四千善，则为天下师圣真仙主统；有五千善，则为圣真仙魁师；有六千善，则为圣真仙卿大夫；有七千善，则为圣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则为圣真仙皇帝；有九千善，则为元始五帝君；有一万善，则为太上玉皇帝。元君曰：“万善之基，亦在三业，十善相生，至于万善，行善益算，行恶夺算，赏善罚恶，各有职司，报应之理，毫分无失。长生之本，惟善为基也，戒之勉之。”元君曰：“人生天地之中，有清有浊，有刚有柔。因而修之各成其性。夫气清者聪明贤达，气浊者凶虐愚痴，气刚者高严壮烈，气柔者慈仁

淳笃，所以木性强直，土性仁和，水性谦退，火性猛烈，金性严脆，各随所受，以定其性。明者返伏其性，以延其命，愚者恣纵其欲，以伤其性。夫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勤而炼之，所以营生以养其性，守神以养其命，则离苦升乐福祚无穷矣。且人之生也，皆由于神，神镇则生，神断则死，所以积气为精，积精为神，积神则长生矣。元君曰：“世人唯知丰肴以甘其口，不知美食之伤命也；只知爵禄以荣其身，不知爵禄奢丽之伤己也，是故修学之人，炼身于九丹，解结于五神，引气于本生，灭根于三关，九炼十变，百节开明，断灭胞结，乃知本真矣，既知本真，则成上仙也。夫仙者，心学心识则成仙；道者，内求内密则道来；真者，修寂洞静则合真；神者，须感积感则灵通。常能守一，去仙近矣。若心竞神劳，体烦不专，动静丧精，耳目广明者，徒积稔索道，道愈违也。人不修道，如幻化耳，但寄寓天地间少许时也。人若能摄气营神，苦辛注真，将久得道，道成则与天地共寄于太无中矣。又能洞虚体无，则与太无共寄于寂寂中矣。能洞寂寂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与道冥然矣。”元君曰：“道者，虚通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伎也。道之无形，用术以济人，人之有灵，因修而契道，人能学之，则变化自然矣。道之要者，在深简而易矣；功术之秘者，唯符药与气也。符者，三光之灵，文天之真信也；药者，五行之华，英地之精液也；气者，阴阳之和，粹万物之灵爽也。此三者，致道之要机，求仙之所宝也。人能兼之，可以常存，度人无量矣。”元君曰：“道以何达，弘之在人。夫药能炼形，符能致神，神归则心通，形坚则气固，神全气固形复坚者，命可全也。命全然后化气变精，洞入无形，飞行虚空，存亡自然，乃能长久长存也。人之得道，虽大劫之交，天地崩沦，而灾不能及，符药之功，以致斯矣。”元君曰：“宝章变化之功，还丹金液之术，昔有七十二篇，今则九篇矣。凡三卷，卷有三篇，其中卷三篇，正丹经也，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飞符，四曰金华，五曰三五，此谓之五符也。一曰白雪，二曰雄雌，三曰白华，四曰金液，五曰丹华，六曰五色，七曰泥贡，八曰金精，九曰九鼎，皆名九转还丹，得一丹者，可以长生，不必尽须作也。神丹之道，三化五转，至九而止，若草木之药，埋之则腐，煮之则烂，烧之则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金丹之道，即反于此，烧之愈精，冶之愈妙，故能令人长生，因使老君炼丹，以示世人修道之本。今亳州丹井存焉。”元君曰：“九丹虽同，得之者系其行业也。上士服之升为仙官，中士服之栖集昆仑，下士服之长生人间矣。”元君曰：“九丹金液，同为升天之道，服九丹者为仙官，云龙来迎其身。服金液者，身生金色，立可升天，然在立功积行，神丹自至。无功行者，仙不可希也。吾昔于元始天君传千二百诀尘沙之劫，授度者多。昔传至真大仙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下及玄女黄帝，皆得道矣。道不虚

行，必授其人。若耽乐嗜欲，留滞声色，怀是非之心者，如坠石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也。然此道高妙，秘于九玄，琼台云笈，万年一传，有玄玉名者，得见篇目，自无宿命。骨分形苦之人，不得闻矣。”于是元君言毕，云舆羽盖，仙官卫从，森然而集，即乘八景之舆，白日升天。老君乘白鹿自桧树之上。从卫仙驾还归太清，今有鹿迹在桧树之上。或云元君之位至尊至大，统制天地，调和阴阳，役使风雨，进退五星，斟酌寒暑，秉握乾坤，三界众仙皆仰隶焉。人之生死，世之盛衰，咸由之矣，所以为老君之圣母者，示天地万物必有禀生之由，师资之本，尔因敕太一元君述还丹金液之要，以传于人世者焉。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灵太妙龟山金母也。一号太灵九光龟台金母，一号曰西王母，乃西华之至妙，洞阴之极尊。在昔道气凝寂，湛体无为，将欲启迪玄功，生化万物，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于碧海之上，苍灵之墟，以生阳和之气，理于东方，亦号曰王公焉。又以西华至妙之气，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于神洲伊川，厥姓缙氏，生而飞翔，以主阴灵之气，理于西方，亦号王母，皆挺质大无毓神玄奥于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气，结气成形，与东王木公共理二气，而养育天地，陶钧万物矣。体柔顺之本为极阴之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隶焉。所居宫阙，在龟山之春山。昆仑玄圃，阆风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楼十二，琼华之阙，光碧之堂，九层玄台，紫翠丹房，左带瑶池，右环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飚车羽轮不可到也。所谓玉阙天，绿台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连琳彩帐，明月四朗，戴华胜佩灵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宝盖踏映，羽旒荫庭，轩砌之下，殖以白环之树，丹刚之林，空青万条，瑶干千寻，无风而神籁自韵，琅然皆奏八会之音也。神洲在昆仑之东南，故《尔雅》云：“西王母，蓬下是矣。”又云：“王母逢戴胜虎齿善啸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万天之统，龟山九光之，使制召万灵，统括真圣，监盟证信，总诸天之羽仪，天尊上圣朝宴之会，考校之所，王母皆临映焉，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所授度，咸所关与也。昔黄帝讨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微风召雨，吹烟喷雾，师众大迷，帝归息太山之阿，昏然忧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胜，战则克矣。”符广三寸，长一尺，青莹如玉，丹血为文。佩符既毕，王母乃命一妇人人首鸟身谓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宫五意阴阳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术，阴符之机，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翦神农之后，诛榆冈于版泉，而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数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图。晚年复授帝以清静无为

正真之道，其辞曰：“饮啄不止身不轻，思虑不止神不清，声色不止心不宁，心不宁则神不灵，神不灵则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礼斗，苦己劳形，贵在湛然方寸无所营营，神仙之道，乃可长生。”其后虞舜摄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环，又授益地图，遂广黄帝之九州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皇，吹之以和八风。周昭王二十五年，岁在乙卯，老君与真人尹喜游观八弦之外，西游龟台，为西王母说常清静经，故太极左宫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之于东华帝君，东华帝君受之于金阙帝君，金阙帝君受之于西王母，皆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吾今于世书而录之，逮至穆王，命驾八骏之乘，右服骅骝而左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减木}，主车则造父为御，高[1234]为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左骖盗骊而右{山子}柏夭，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驰驱千里，而至巨氏之国。巨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道，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乃观日之所入，一日行万里，王乃叹曰：“予一人不盈于德，后世其追数吾过乎？”又云王持白圭重锦，以为王母寿，歌白云之谣，刻石纪迹于山之上而还。世之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号九天真王；第二次仙，号三天真皇；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人；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升天之时，先拜木公，后谒金母，受事既讫，方得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覬奉元始天尊耳。故汉初有四五小儿戏于路中，一儿歌曰：“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时人皆莫知之，唯张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东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升天，当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虚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汉孝武皇帝刘彻好长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岳，筑寻真之台，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来语帝曰：“闻子欲轻四海之禄，乞万乘之贵，以求长生真道乎，勤哉！七月七日，吾当暂来也。”帝问东方朔，审其神应，乃清斋百日，焚香宫中。夜二唱之后，白云起于西南，郁郁而至，径趣宫庭，渐近则云霞九色，箫鼓震空，龙凤人马之众，乘麟驾鹿之卫，科车天马，霓旗羽幢，千乘万骑，光耀宫阙，天仙从官森罗亿众，皆长丈余，既至，从官不知所在。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麟，带天真之策，佩金刚灵玺，黄锦之服，文彩明鲜，金光奕奕，腰分景之剑，结飞云大绶，头上大华髻，戴太真晨缨之冠，蹑方琼凤文之履，可年二十许，天姿么蔼，灵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扶侍二女登床，东向而坐，帝拜跪，问寒温，立侍良久，呼帝使坐，设以天厨，芳华百果，紫芝萎蕊，纷若螺，精珍异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盘盛七枚，大如包（音保）子，四以

与帝，母自食其三。帝食桃，辄收其核，母问何为，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一实，中土地薄，种之不生，如何？”于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球之敖，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玉，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扣洞阴之磬，安香作九天之钧，法婴歌玄灵之曲，众声激朗，灵音骇空。歌毕，帝下席，叩头以问长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贱荣乐，卑宫室，耽虚味道，自复佳尔，然汝情恣体欲淫乱过甚，杀伐非法，奢侈。恣其性者，裂身之车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杀者，响对奢者心忤阒。积欲则神陨，聚淫则命断，以子蕞尔之身，而宅灭形之贼，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刃欲以此解脱三尸全身永久难可得也。有似无翅之愿鼓天池朝生之菌而乐春秋者哉！若能荡此众乱，拨秽易意，保神气于绛府，闭淫宫而不开，静奢侈于寂室，爱众生而不危，守慈务施，炼气惜精，有若斯之事，岂无仿佛耶？若不尔者，譬犹抱石而济长河耳。”帝跪受王母之戒曰：“彻不才，沉沦流俗，承禅先业，遂羈世累刑，政乖谬罪积丘山，今日之后，请事斯语矣。”王母曰：“夫养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师元始天王昔于严霄之台授我要言曰：“欲长生者，先外其身取诸身，坚守三一保灵根，玄谷华醴灌沉珍，溉长清精入天门，金室宛转在中关，青白分明适泥丸，养液闭精具身神，三宫备卫存绛宫，黄庭戊己无流源，彻通五脏十二纶，吐纳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疾辟热寒，保精留命永长存。”此所谓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为之皆必长生，亦可役使鬼神，游戏五岳，但不得飞空腾虚而已。汝能为之，足可度世也。夫学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灵药、上帝奇物、地下阴生、重云妙草，皆神仙之药也。得上品者，后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宝。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后天而逝，乃天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药有九丹金液、紫华虹英、太清九转、五云之浆、玄霜绛雪、腾跃三黄、东瀛白香、玄洲飞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胆、东沧青钱、高丘余粮、积石琼田、太虚还丹、盛以金兰、长光绛草、云童飞干，有得服之，白日升天，此飞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闻。其下药有松柏之膏、山姜、沉精、菊花、泽泄、枸杞、茯苓、菖蒲、门冬、巨胜、黄精、灵飞、赤板、桃胶、木英、升麻续断、葳蕤黄连，如此下药略举其端，草类繁多，名数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虽不能长享无期上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泽，还返童颜，役使群鬼，得为地仙。求道之者要先凭此阶，渐而能致远胜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气，精不脱则永久，气长存则不死，不用药石之费，又无营索之劳，取之于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为上品之道，自然之要也。且夫人之一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气，气存则生，气去则死。万物草木亦皆如之。身以道为本，岂可不养神固气以全尔形也？形神俱全，上圣所贵

，形灭神逝，岂不痛哉！一失此身，万劫不复，子其宝焉。我之所言，乃我师元始天王所授之词也。”即敕玉女李庆孙书出之以付于帝：“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宫，良久上元夫人至，复坐设天厨，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会之书、五岳真形五帝六甲灵飞之符凡十二事，云：“此书天上四万劫一传，若在人间，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灵宾开云锦之囊，取一册以授帝，王母执书起立，手以付帝王，母咒曰：“天高地卑，五岳镇形，元津激气，大泽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长平，太上八会，飞天之成，真仙节信，由兹通灵，泄坠灭府，宝归长龄，彻其慎之，敢告刘生。”祝毕，帝拜受王母曰：“夫始学道受符者，宜别祭川岳诸真灵，洁斋而佩之焉。四十年后，若将传付汝之所有，董仲君、李少君可授之尔。况为帝王，可勤祭川岳以安国家，投简真灵以黎庶也。”言讫，与上元夫人命车言去，从官玄集，将欲登天，因笑指方朔曰：“此我邻家小儿，性多滑稽，曾三来偷桃矣。昔为太上仙官，因沉湎玉酒，失部御之和，谪佐于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后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为酒色惑，杀伐不休，征辽东，击朝鲜，通西南夷，筑台榭，兴土木，海内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临东海三祠，王母不复降焉。所受之书，置于柏梁台上，为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东方朔飞翥不还，巫蛊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于五柞宫，葬于茂陵。其后茂陵所藏道书五十余卷，盛以金箱，一旦出于抱犊山中，又玉箱玉杖出于扶风市，验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于人间，此亦得托形尸解之验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诸青童并从王母降于茅盈之室，顷之天皇大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赐盈神玺，玉章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宫御史管修条赐盈八龙锦舆紫羽华衣，太上大道君遣协晨大夫石叔门赐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铃，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鲍丘等赐盈以四节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讫，使盈食芝佩玺服衣正冠带符握铃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节隐芝者位为真卿，食金阙玉芝者位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为司禄，食长曜双飞者位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总主左右御史之任。子尽食之矣，寿齐天地，位居司命，上真东岳上卿，统吴越之神仙，总江左之山源矣。”言毕，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车服降于其庭，传太帝之命，赐盈紫玉之版黄金刻书，九锡之文，拜盈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事毕俱去。王母及盈师西城王君为盈设天厨酣宴，歌玄灵之曲，宴罢王母携王君及盈省顾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茅衷《太霄隐书》、《丹景道精》等四部宝经，王母执《太霄隐书》，命侍女张灵子执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以衷事讫，西王母升天而去。其后紫虚元君王华存夫人清斋于阳洛之山隐元之台，西王母与金阙圣君降于台中，乘八景舆同诣清虚上宫

，传《玉清隐书》四卷，以授华存，是时三元夫人冯双礼珠、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乔等三十余真，各歌太极阳歌阴歌之曲，王母为之歌曰：“驾我八景舆，然入玉清。龙旌拂霄上，虎旗摄朱兵。逍遥玄津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彼自然道，寂观合大冥。南岳挺真干，玉映辉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受灵。嘉会绛河曲，相与乐未央。”王母歌毕，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阳左仙公、太极仙伯、清虚王君、及携南岳魏华存，同去东南行，俱诣天台、霍山，过句曲之金坛，宴太元茅真人于华阳洞天，留华存于霍山洞宫玉宇之下，众真皆从王母升还龟台矣。太真金母师匠万品校领群真圣位尊高总录幽显，至若边洞玄躬朝而受道，谢自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然传谓为金母师，即王母也。玄经所证事迹盖多，此未备录矣。

●卷二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者，道君弟子也，亦云玄古以来得道证仙，位总统真籍，亚于龟台金母。金母所降之处，多使侍女相闻，以为宾侣焉。汉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祷醮名山以求灵应，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后，西王母降于汉宫，帝拜迎，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命坐，设以天厨，言宴粗，悉命驾将去，帝下席叩头，请留殷勤，王母复坐，乃命侍女郎密香邀上元夫人焉，帝不知夫人何真也，云：“王九光母敬谢，但不相见，四千余年，天事劳我，致以愆面。刘彻好道，适来视之，见彻了了似可成进，然形慢神秽，脑血淫浊，五脏不淳，关胃空索，骨无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童子不移，三尸狡乱，玄白移时，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不在人间，人间实为臭浊，然复时可游，望以写细念。客主对坐，悒悒不乐，夫人可暂来否？若能屈驾，当停相须。”帝见侍女下殿，俄失所在。一时顷侍女至，夫人又遣一侍女答问，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替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于刘彻处，闻命之际，登当命驾。先被太帝君敕，使诣玄洲校定天元，正尔暂往。如是当还，还便来席，愿暂少留。”帝因问王母：“不审上元何真也？”王母未答，夫人已至矣。来时亦闻云中箫鼓之声，既至，从官文武千余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许，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日，真灵官也。夫人年可二十余，天姿清耀，灵眸艳绝，服赤霜之袍，云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名字，头作三角髻，馀散垂至腰，戴九灵夜光之冠，带六山火玉之佩，结凤文琳华之绶，腰流黄挥精之剑，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帝坐北向。夫人设厨，亦乃精珍，与王母所设者相似，王

母敕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贵之神，汝当起拜。”帝拜问寒温，还坐，夫人笑曰：“五浊之人，耽酒荣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彻以天子之贵，其乱目者倍于凡人焉，而复于华丽之墟拔根，愿无为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谓有心哉。”夫人谓帝曰：“汝好道乎？闻数招方术，祭山岳灵祠，禱河川亦为勤矣，勤而不获，实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贼，五者恒舍于荣卫之中，五脏之内，虽获锋芒良针，固难愈也。暴则使气奔而攻神，是故神扰而气竭；淫则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销；奢则使真离而魄秽，是故命逝而灵臭；酷则使丧仁而攻目，是故失仁而眼乱；贼则使心斗而口乾，是故内战而外绝。五事皆是截身之刀锯，剖命之斧斤矣。虽复汝好于长生，不能遣兹五难，亦何为损性而自劳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才耆拄耳。若从今已去写汝五恶，反诸柔善明，务察下慈，务矜宽惠，务济穷赈，务施劳念，务存姑息，务及爱身，恒为阴德，救济危难，旦夕孜孜，不泄精液，于是去诸淫，养汝神，放诸奢，处至俭，勤斋戒，节饮食，绝五谷，去臭腥，鸣天鼓，饮玉浆，荡华池，叩金梁案而行之，当有冀耳。今阿母迁天尊之重，下降于惠蛄之户，屈宵虚之灵而诣狐鸣之俎。且阿母至诚，妙唱玄音，其敬勩节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阓之中，位以仙官，游于十方，吾言信矣，子励之哉！若不能尔，无所言矣。”帝下席跪谢：“臣受性凶顽，生长乱浊，面墙不启，无由开达，然贪生畏死，奉灵敬神，今受教，此乃天也，辄戢圣命以为身范，是小丑之臣当获生活，唯垂哀护，赐其玄玄。”夫人使帝还坐，王母谓夫人曰：“卿之为诚，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思于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将以身投饿虎，忘躯被诚，迹火履难，故于一志也，必无忧也，若其无志，则心疑真信。嫌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发，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故来，必当赐与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师，遂欲毁其正志，当疑天下必无仙人，是故我发阓宫，暂舍尘浊，既欲坚其胎志，又欲令向道不惑也。今日相见，令人念之，至于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复三年，吾必欲赐，以成丹半剂，石象散一具，正尔授之，则彻不得停当。今凶奴未弭，边陲有事，何必令其仓卒写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耶？当问笃向毕卒，何如？如其回改，吾方数来。”王母因拊帝背曰：“汝当用上元夫人至言，必获长生，可不勩勉耶。”帝跪曰：“辄书金简以为身模式焉。”帝又见王母巾器中有一卷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灵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眇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岳真形图也，昨青城诸仙就吾请求，今当过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岂汝秽质所宜佩乎！今且与汝灵光生经，可以通神劝志也。”帝叩头请求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虚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观六合，瞻海河之长短，察丘山

之高卑，立天柱而安于地理，植王岳而拟诸镇辅，贵昆陵以含灵仙，尊蓬山以馆真人，安火神乎极阴之源，栖太帝乎扶桑之墟，于是方丈之阜为理命之室，沧浪海岛养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长元流生凤，麟聚窟各为洲名，并在沧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则碧黑俱流，波则震荡，群精诸仙玉女聚居沧溟，其名难测，其实分明，乃目山源之规矩，睹河岳之盘曲，陵回阜转，山高陇长，周旋透迤，形似书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名实之，号书形，秘于玄台而出为灵真之信，诸仙佩之皆如传章，道士执之经行山川，百神群灵尊奉亲近。汝虽不正，然数诣山泽扣求之志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与，当深奉，慎如事君父，泄失示人，必祸考也。”夫人语帝曰：“阿母今以琼笈珠韞发紫台之文赐汝，八会之书五岳真形，可谓至珍且贵，上帝之玄观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见此文矣。今虽得其形观其妙理，而无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符，太阴六丁通真逐灵玉女之，太阳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书，左乙混洞东蒙之文，右庚素招摄杀之律，壬癸六遁隐地八术，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华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子午卯酉八禀十诀，六灵威仪丑辰未戌，地真曲素，诀辞长生紫书。三五顺行寅己申亥紫度炎光内视中方，凡阙此十二事者，当何以召山灵，招地神，摄万精，驱百鬼，来虎豹，役蛟龙乎？子所谓适知其一，未见其他。”帝下席叩头曰：“彻下土浊民，不识清真，今日闻道，是生命遇会圣母，今当赐与真形，修以度世。夫人方今告彻应须六甲六丁六戊致灵之术，既蒙启发，弘益无量，唯愿诰诲，济臣饥渴，使已枯之木蒙云阳之润，焦火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陈。”帝启陈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适真形宝文，灵官所贵，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亏科禁将以与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术渺邈，必须精洁至诚，殆非流浊所宜施行。吾今既赐，彻以真形，夫人当授之矣。吾当忆与夫人共登玄陇羽野及曜真之山，视王子童子，就吾所请太上隐书。吾以三九秘言不可传泄于中仙，夫人时亦有言见守助子童之至矣。吾既难违来意，不独执惜，至于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后来朱陵食灵瓜，味甚好，忆此未久而已，七千岁矣。夫人既已告彻篇目十二事，必当匠而成之，何缘令主人稽首请某乙流血耶？”夫人曰：“环若苟惜，向不持来耳。此是太虚群文真人赤童所出，传之既自有男女之别耳，又宜授得道者，恐彻下才，未应用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违明科，传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说灵飞之篇目乎？妄说则泄说而不传，是谓天道，此禁乃重于传耶？别敕三宫司直推夫人之轻泄也。吾五岳真形文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宝妙而为天仙之信，岂复下授于刘彻也。直以彻孜孜之心数请川岳，勤修斋戒，以求仙之应，志在度世，不遭明师，故吾等有下晒之意耳。至于教仙之术，不复限惜而传之，夫人但有致灵之方，能独执之乎？吾今所以授彻真形文者

，非谓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神有验求仙之感，不惑可以诱进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间有此灵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子性气淫暴，眼睛不红，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参差乎？勤而行之，适可庶于不死耳。明科云：‘非长生难也，闻道难；非闻道难也，行之难；非行之难也，终之难。’良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必何足隐之耶？”夫人曰：“谨受命矣，但环昔蒙倒景君、无常先生二君传灵文，约以四千年一传，女授女男授男，太上科禁以表于照生之符矣。环所授以来，并贤大女郎抱兰凡传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顷见扶广山青真小童，受六甲灵飞于太微中元君，凡十二事，与环所受者同，青真是环入室弟子所受，六甲未闻别授于人，彼男官也。今正敕取之将以授彻也，先所以告其篇目者，亦是愍其有心，特欲坚其专气，令且广求，他日与之，亦欲与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获，令知天真之珍贵耳，非徒苟执泄天道矣，愿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贵，愍于勤志，亦以授之，可谓太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夫人即命侍女纪罗容促到扶广山，敕青真小童出左右六甲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当以授刘彻也。”须臾侍女还，捧八色玉笈凤文之韞，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阿昌言，向奉使绛河摄南真七源君检校群龙猛兽，事毕过门受教。承阿母相邀，诣刘彻家，不意天灵至尊下降于臭浊，不审起居，此来何如？”侍女纪罗容至云：‘尊欲得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刘彻，辄封一通付信，且彻虽有心，实非仙才，讵宜以此传泄于行尸乎？昌近在帝处见有上言之者甚众，云：“山鬼哭于丛林，孤魂号于绝域，兴师归而族有功，妄兵劳而纵白骨，奢扰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于太上，怨已见于天气，器言玄闻，必不得度世也。值尊见敕，不敢有违耳。”王母笑曰：“言此子者诚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诚志念，斋戒思愆，辄除遇一百，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辄除过一千。彻念道累年，斋亦勤矣，累祷名山，愿求度脱，校计功过，殆已相掩。但自今已去，勤修志诚，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复奢淫暴虐，使万兆劳残怨魂穷鬼破掘之诉，流血之尸忘功赏之辞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执八色玉笈凤文之韞，仰天向帝而咒曰：“九天浩洞，太上耀灵，神照玄微，清虚朗明。清虚者，妙守气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成役神形，辱安精年，荣授彻，灵飞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虚，可以隐形，长生久视，还白留青，我传有四万之寿，彻传在四十之龄，违犯泄漏，祸必族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尔其慎祸。敢告刘生，尔师主是青真小童，太上中黄道君之司直，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名陵，阳字庇华，形有婴孩之貌，仙官以青真小童为号，其为器也，玉朗洞照，圣周万变，玄镜幽览，才为真俊，游于浮广。推此始运馆于玄圃，治仙职分，子存师君，尔后所愿，不存所授，命必倾沦。”言毕

，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节文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毕，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真精，六甲者，六位之通灵，佩而尊之，可致长生。此书上帝封于玄景之台，子其宝藏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于紫陵之台，隐以灵坛之房，封以华琳之函，韞以兰简之帛，约之以北罗之索，印以太帝之玺，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如无其人，八十年可类受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传，得仙者四千年一传，得真者四万年一传，得升太上者四十万年一传。传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人不传，是谓蔽天宝，非限妄传，是谓轻天老，受而不敬，是谓慢天藻。泄蔽轻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祸之车乘也。泄者身死于道路，受土刑而骸裂，蔽者盲聋于来世，命凋枉而卒歿，轻则祸钟于父母，诣玄都而受罚，慢则暴终而堕恶，生弃疾于后世，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岳真形图，帝拜受俱毕，夫人自弹云琳之敖，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妃答歌，歌毕，乃告帝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纪焉。至明，王母与上元夫人同乘而去，龙虎车马导从，音乐如初来时，云彩郁勃，尽为香气，西南而去，良久乃绝。帝既见王母及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但不精勤，久得尸解而去，不能升天。王母夫人青真小童皆云帝无仙才，斯固玄察之矣。然仙桃灵果天膳灵酒，帝皆得而食之，但至诚求道之感应亦非凡骨矣。不然者，何以茂陵之物出于人间，亦聊示神变之迹，知神仙之不可诬也。其后孝宣帝地节四年乙卯，咸阳茅盈字叔申，受黄金九锡之命，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是时五帝君授册既毕，各升天而去。茅君之师总真王君、西灵王母与夫人降于句容之山金坛之陵华阳天宫以宴茅君焉。”时茅中君名固，字季伟，小茅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灵诀，亦授锡命紫素之册，固为定录君，衷为保命君，亦侍真会。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统领十方玉童玉女之籍，汝可自陈。”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长生之要，夫人悯其勤志，命侍女宋辟妃出紫锦之囊，开绿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隐地八术经》、《太极录景经》，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复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琼之函，披云珠之笈，出《玉金经》、《太霄隐书经》、《洞飞二景内书》，传司命君各授书毕，王母与夫人告去，千乘万骑升还太空矣。

○昭灵李夫人

方丈台东宫昭灵李夫人者，即北元中玄道君李庆宾之女，太保玉郎李灵飞之妹也。以汤时得道，白日升天，受书为东宫昭灵夫人，治方丈台第十三朱馆中。东晋哀帝丕兴宁三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夜，降于真人杨羲之家，夫人著紫锦衣，带神虎符，握流金铃，年可十三四许。有两侍女，年可二十一二，侍女名隐晖，皆青绫衣，捧白玉箱二枚，青带络之，题曰太上帝章。一曰太上玉文

。夫人带青玉色，绶如世人带，章囊状隐章，当长五丈许，大三四尺，与上元夫人、紫微夫人、右英夫人诸真同降。临去，作诗曰：“云壙带天构，七气焕神冯。琼扉启晨鸣，九音绛枢中。紫霞兴朱门，香烟生绿窗。四驾舞虎旗，青掷玄空。华盖随云倒，落凤控六龙。策景五岳阿，三素眇君房。适闻臊秽气，万浊污我胸。臭物薰精神，嚣尘德相冲。明玉皆璀璨，何独盛五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虫。”临去又吟曰：“心勿欲乱神勿淫役，道易不顺，灾重不逆，永丧其真，遂弃我适，复往许家否？我当复来，尔勤之而已。”其年九月三日复降，又歌曰：“纵酒观群慧，倏四落周。不觉所以然，实心有待游。相遇皆欢乐，不遇亦不忧。纵影玄空中，两会自然畴。”十二月一日夜，又吟寄许玉斧曰：“飞轮高晨台，控轡玄陇隅。手携紫皇袂，倏忽八风驱。玉华翼绿帷，青裙扇翠裾。冠轩焕崔嵬，玲带月珠。薄入风尘中，塞鼻逃当涂。臭腥凋我气，百二令心徂。何不飏然起，萧萧步太虚。”

○三元冯夫人

三元夫人者，姓冯名双礼珠，乃上清高真也。亦主监盟初仙及证度得道，当为真人元君者也。以晋穆帝聃永和五年己酉，夫人与西王母、南极元君、九微元君、紫阳左仙公石路成、太极高仙伯延盖童子、西城总真王方平、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桐柏真人右弼王王子乔，会于小有清虚上宫绛房之内，宴南岳，紫虚元君魏夫人华存设以神肴，奏以钧乐，九灵合节，八音玲瓏，王母起舞，乃击节而歌，歌毕，夫人自弹云敖而答歌曰：“玉清出九天，神馆飞霞外。霄台焕嵯峨，灵厦秀郁翳。五云兴翠华，八风扇绿气。仰吟销魔咏，俯研智与慧。万真启神景，唱期绛房会。挺颖德音子，神映乃拂沛。天岳凌空构，洞台深幽邃。游海悟井愿，履真觉世秽。舞轮宴重空，筌鱼自然废。回我大椿罗，长谢朝生世。”歌毕，众真各奏阳歌阴歌之辞，皆内修证道之旨，或叙积功累行之美，或歌金液霜华之要，与洞神阳歌之曲小异，盖天真之微辞也。

○南极王夫人

南极王夫人者，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容真，一号紫元夫人，或号南极元君，理太丹宫，受书为金阙圣君上保司命。汉平帝时，降于阳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虚真人小有天王王褒字子登《太上宝文》等经三十一卷。夫人年可十六七许，著锦帔青羽裙，左佩虎书，右带挥灵，形貌真正，天姿亾蔼，乘羽盖之车，驾以九龙女骑九千，居渤海丹海长离山中主教，当为真人者，晋兴宁三年乙丑降真人杨羲之家，与八真同会，因吟授羲曰：“控飏扇太虚，八景飞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绝落[1234]。玄心空同间，上下弗流停。无待两际中，有待无所营。体无则能死，体有则摄生。东宾会高唱，二待何足争。”（东宾东岳上卿大茅君也）又曰：“命驾玉锦轮，舞轡仰徘徊，朝游朱火宫，夕宴夜光

池。浮景清霞杪，八龙正参差。我作无待游，有待辄见随。高会佳人寝，二待互是非。有无非有定，待待各自归。”是岁六月二十三日，又吟授杨君曰：“林振须类感，云郁待龙吟。玄数自相求，触节皆有音。飞出西华，总辔忽来寻。八遐非无娱，同咏理自钦。悼此四罗内，百变常在心。俱游北寒台，神风开尔襟。”夫人昔授王子登实经既毕，告之曰：“我道飞空八景，浮虚上清，子勤修之，吾不相欺也。”于是西城王君携子登北观玄洲，拜谒太上丈人及二十九真主仙道君。道君，即太上公子勒伯黎也，道君即命侍女范运华、赵峻珠、王抱台发琼笈绿蕴出上清隐书《龙文八灵真经》二卷，以授子登，又以云碧阳水晨飞丹腴二升赐之。子登拜受，还西城宫，精修九年，日行三千里，视见万里之外，坐在立亡，役使群神，乘飞飏之车，游观天下。东度启明之宫，广桑之山，谒见太帝，受紫凤赤书。南渡丹海长离之山，朝南极元君紫元夫人，再受太丹书。又诣赤台童子，受云琅水霜。夫人曰：“昔日之言，岂负举哉！”子登稽首谢恩讫，西渡庾丘巨海沉羽之泉，登丽农之岳，诣三皇道君紫盖华晨夫人，受玉道绿字太真隐书。又北游雕柔玄海，登广野之山，遇高上虚皇大道君、玄清六微元君，赐以绝玄金章绛和云芝。子登拜而服之，还升中岳龟台昆陵，朝太真金母，乃受册为太素清虚真人，领小有天王三元四司左保上公，主领洞府三洞宝文，出入上清，受事太极，乃夫人之弟子也。

●卷三

○云华夫人

云华夫人者，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瑶姬，受徊风混合万景练神飞化之道。尝游东海还，过江之上，有巫山焉，峰岩挺拔，林壑幽丽，巨石如坛，平博可玩，留连久之。时大禹理水驻其山下，大风卒至，振崖谷陨，力不可制，因与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百神之书，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黄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斩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禹拜而谢焉。禹尝诣之于崇之巔，顾盼之际，化而为石，或倏然飞腾，散为轻云，油然而止，聚为夕雨，或化游龙，或为翔鹤，千态万状，不可视也，不知其常也。禹疑其狡怪猥诞，非真仙也，问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运道之用者，圣也。圣之品次，真人仙人矣。其有禀气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盖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云华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师三元道君，受上清宝经，受书于紫清阙下，为云华上宫夫人，主领教童真之士，理在王映之台，隐见变化，盖其常也。亦由凝气成真，与道合体，非寓胎禀化之形，是西华少阴之气也。且气之弥纶天地，经营动植，大包造化，细入毫发，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岂止于云雨龙鹤飞鸿腾凤哉！”禹然之，复往诣焉，忽见云楼玉台瑶宫琼阙森然暨天，灵官侍卫不可名识

，师子抱阙天马启涂毒龙电兽八威备轩，夫人宴坐于瑶台之上。禹稽首问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圣匠肇兴，剖太混之一朴为亿万之体，发大蕴之一包散之以无穷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国，刻漏以分昼夜寒暑，以成岁纪，兑离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险易，城郭以聚民，兵械以卫众，舆服以表贵贱，禾黍以备凶歉。凡此之制，上禀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养于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杀有寒暑，雷霆有出入之期，风雨有动静之常，清气浮乎上而浊气流于下，废兴之数治乱之运，贤愚之质，善恶之性，刚柔之气，寿夭之命，贵贱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穷达之期，此者禀之于道，悬之于天。而圣人之为纪也，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则有道，去则无非道，而物不可存也，非修而道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将自复，复谓归于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变化万端而不失其一，是故天参玄玄，地参混黄，人参道德，去此之外，何一物不止于道也哉！长久之要者，乃天宝其玄，地保其物，人养其气，所以全也，则我命在我非天地，杀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物矣，勤逮于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闻至道之要也。吾昔于紫清之阙受书宝而勤之，我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经，天真所宝，封之金台，佩入太微。’则云轮上征，神武抱关，振衣瑶房，邀宴希林，长招仙公。在西白山而下太空，汎乎天津，则乘云聘龙游此名山，则真人诣房，万神奉卫，山精司迎，动有八景玉轮，静则宴处金堂，亦谓之太上玉金之妙，文也。汝将欲越巨海而无飚轮，渡飞沙而无云轩，陟厄涂而无所举，涉泥波而无所乘，陆则困于远绝，水则惧于漂沦，将何以导百谷而浚万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志，亦将授以灵宝真文。陆策虎豹，水制蛟龙，斩馘千邪，检馭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阳明之天耶。吾所受宝书，亦可以出入水火，啸吒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隐沦行地，颠倒五星，九租存身，与天相倾也。”因令侍女陵容华命出丹玉之笈，开上清宝文，以授禹焉，禹拜授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导波决川，成其功，尊五岳，别九州，而天锡玄圭，以为紫庭真人也。其后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于襄王，王不能访以道要，以求长生，筑台于高唐之馆，作阳台之宫，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赋》以寓情荒淫，托词秽芜，高真上仙岂可诬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谓之大仙，隔峰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之身也。复有石天尊神女坛，坛侧有竹，垂之若簪，有槁叶飞物著坛上者，竹则因风而扫之，终岁莹洁，不为之污楚，世世祀焉。

○太微玄清左夫人

夫人者，乃太微之上真也。兴宁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与太元真人众真降于句曲金坛真人杨羲之室，吟北渚宫中，歌词曰：“郁蔼非真墟，太无为我

馆。玄公岂有怀，萦蒙孤所难。落凤控紫霞，矫辔登晨岸。寂寂无濠涯，晖晖空中观。隐芝秀凤丘，逡巡瑶林畔。龙胎婴尔形，八琼回素旦。琅华繁玉宫，绮葩凌岩粲。鹏扇绝亿岭，拊翻扶霄翰。西庭命长歌，云敖乘虚弹。八风缠绿宇，丛烟豁然散。灵童掷流金，太微启璧案。三元折腰舞，紫皇挥袂赞。玄玄扇景晖，晔晔长庚焕。超耸明刃，下ツ使我惋。顾哀地仙辈，何为栖林涧。”是夕众降，太元真人述玄清宫中之事，因吟此章，皆上清内修得真之旨，以用和神也。夫人诸经传别未显名氏事迹也。

○东华上房灵妃

灵妃者，方诸宫有东华上房，乃灵妃所理之处。亦天真之高位，将是太帝之左右相也，其词曰：“紫桂植瑶园，朱华声萋萋。月宫生蕊泉，日中有琼池。左拔（音跋）圆灵曜，右制丹霞晖。流金焕绛庭，八景绝烟回。绿盖浮明朗，控节命太微。凤精童华颜，琳腴充肠饥。控晨挹太素，乘翔玉墀。吐纳六虚气，玉嫔把巾随。弹微南云扇，香风鼓锦披。叩商百兽舞，六天摄神威。倏亿万椿，龄纪郁巍巍。小鲜未烹鼎，言我岩下悲。”此亦是晋兴宁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众真降于杨君之室，云此歌章青童宫中常所吟咏，以励青宫学真者之业。述检制之要，明修之乐。此灵妃亦别未显名氏及所习事迹。

○紫微王夫人

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太上宝神经与裴玄仁，裴行之得道，拜清灵真人。晋兴宁三年乙丑六月，降杨羲之家，时与太元真人、桐柏真人、右英夫人、南岳夫人同降，言夫人位为紫微宫左夫人，镇羽野玄陇之山上宫，主教当成真人者。是夕真会，右英夫人歌修真之事，夫人答歌曰：

“乘飚溯九天，息驾三秀岭。有待徘徊ツ，无待故当静。沧浪奚足劳，孰若越玄井。”又吟曰：“龟阙郁巍巍，墉台落月珠。列坐九灵房，扣敖吟太无。玉箫和我神，金醴释我忧。”又吟曰：“宴酣东华内，陈钧千百声。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晖，玉何铿玲。俱指高晨殿，相期象中冥。”又叙玄陇之游，吟曰：

“超举步绛霄，飞飚北垄庭。神华映仙台，圆曜随风倾。启晖挹丹元，飞景餐月精。交袂云林字，浩轸还童婴。萧萧寄无宅，是非岂能营。阵上自扰竞，安可语养生。”九月六日又降，命杨君染笔喻作，吟曰：

“解轮太霞上，敛辔造紫丘。手把八空气，纵身云中浮。一ツ造化纲，再视索高畴。道要既已足，可以解千忧。求真得良友，不去复何求。吟此令示许，长史穆及郗。”回也又吟曰：

“紫空朗明景，玄宫带绛河。济济上清房，云台焕嵯峨。八舆造朱池，羽盖倾霄柯。震风回三晨，金铃散玉华。七辔络九陔，晏ツ不必家。借问求道子

，何事坐尘波？岂能栖东秀，养真牧太和。”吟毕，亦令示许与郗十月十七日又与众真降，命杨君书曰：

“左把玉华盖，飞景蹶七元。三晨焕紫辉，竦ツ抚明真。变踊期须臾，四面皆已神。灵发无涯际，勤思上清文。何事坐横涂，令尔感不专。阴阿失玄机，不觉年岁分。”吟毕，徐谓杨君曰：“夫今勤者勤其事，耽其玄微耳，慎者亦触类而作也，学道之难，不可尽矣。有耻鄙之心者，于道亦辽乎？灌秉然后可贵耳。贤者之举，自更悟耳，令且当内忘也。”因吟曰：

“玄清渺渺观，落景出东汀亭。愿得绝尘友，萧萧罕世营。”吟此再三，又曰：

“灵人隐玄峰，真神韬云采。玄唱非无期，妙应自有待。岂期虚空寂，至韵固常在。携襟登羽宫，同宴广寒里。借问明人谁，所存唯玉子。”吟竟曰：“卓云虚之骏抗翻于崆峒之上，斯人也，岂不长挹南面，永谢千乘乎！”二月三十日吟一章曰：“褰裳济渌河，遂见扶桑公。高会太林墟，赏宴玄华宫。信道苟纯笃，何不栖东峰。”此亦叙方诸东华之胜也。四月十四日作七章曰：（一）控景始晖津，飞飏登上清。云台郁峨峨，闾阖秀玉城。晨风鼓丹霞，朱烟洒金庭。绿蕊粲玄峰，紫芝岩下生。庆云缠丹炉，炼玉飞八琼。晏ツ广寒宫，万椿愈童婴。龙旗（音祈）启灵电，虎旗征朱兵。高真回九曜，洞观均潜明。谁能步幽道，寻我无穷龄。（二）翳蔼紫微馆，郁台散景飏。鸾唱华盖间，凤钧导龙辇。八狼携绛ユ，素虎吹角箫。云勃写灵宫，来适尘中器。解辔佳人所，同气自相招。寻宗须臾顷，万龄乃一朝。椿期会足衰，劫往岂云辽。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抄。虚刀挥至空，鄙滞五神愁。（三）朝启东晨晖，飞骈越沧泉。山波振青涯，八风扇玄烟。回ツ易迁房，有怀真感人。三金可游盘，东岑宜永甄。纷纷当途中，孰能步生津。（四）飘入霞岭，徘徊飞晨盖。紫腾太空，ツ九虚外。玉箫激长景，云烟绝幽蔼。高仙宴太真，清唱无涯际。去来山岳庭，何事有待迈。（五）神王曜灵津，七元焕神扉。虚迁方寸里，一跃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会亦有机。齐此天人ツ，协彼晨景飞。总辔六合外，宁有倾与危。（六）薄宴尘飏岭，代谢绿环归。奚识万劫期，顾ツ令人悲。（七）灵草荫玄方，仰感璇曜精。洗洗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八月十七日夜，夫人受杨君令，告许长史曰：“平凝夷质渊，通妙灵神造。重绝栖真摄，生太玄植简。太素刻名金，挺内曜玉华。外荣朱轩四驾，啸命众精聘龙玄洲，飞云浮冥必能上友逸台之谷，公下监御于太清矣。”因与保命君论远志九方，又语曰：“念不宜多，多则志散。志散而求不病者，犹闭门而御猛敌也。”夫人制服术方以行于世，叙曰：“夫晨齐浩元洞冥幽始，八气靡浑，灵关未理者，则独坦观于空漠，任天适以虚峙，于是淳音微唱，和风合起，二明

銜晖，霄翳无待也。拥萌肇于未剖，塞万源于机上，含生反真，触类藏初，爰可晒万岁以为天，顾婴齧而长和耳？何事体造灵神之冥乡，心研殊方之假（音遐）外哉，自形无得真之具器，无任真之用者，诚宜步天元之领，摄推万精，以极妙寻九纬，以挺生睹晨景之回照。仰观烟气则六灵缠虚，俯ツ六律则八风扇威，太无发洞冥之啸，圆曜有映空之晖，于是紫霞蔼秀，波激岳颓，浮烟笼象，清景T飞，五行杀害，四节交擲，金土相亲，水火结隙，林卉停偃，百川闭塞，洪电纵横，而沸雷震，东西而坼裂，天屯见化为阳九之灾，地否闭乃为百六之会，亢悔则载穷于乾极，睹群龙攫爪则流血于坤野。尔乃吉凶互冲，众示灾咎，履坦道者将幽人贞吉，居肥T者亦无往不利冒峻也。行必輿尸，涉于东北则朋丧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失其真，物乖我和，游竞万端，神鬼用谋。容使天地无常，以百姓为心，于是太上真人愍万流之鼓动，开冥津以悟贤，遂尔导远百变，摄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处危害者凋折，御六气者寿延，服灵芝者神逸。奇方上术演于清虚之奥，金阙玉笈撰于委羽之台，窈窕神唱，真晖合离，歌其章则控晨太微，用其道则扬轮九陔，轩盖于流霞之阵，眷ツ乎文昌之台。或炉转丹砂之幽精，粉炼金碧之紫浆，琅郁勃以流华，八琼云焕而飞扬，绛液回波，龙胎隐鸣，虎沫凤脑，云琅玉霜，太极丹醴，三环灵刚，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张，乃披空洞之上文，炜烨元始之室；琼音琅书，发乎三玄之宫宝，绂纓三元之赠。蕊登丹琳之房，上帝献紫之重曜，太真锡流金之火铃。神童启轘，九凤齐鸣，天籁驳虚，晨钟玲铿，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龙輿虎旗，游扇八方，上造常阳之绝抄，下寝倒景之兰堂，月妃骖驷，日华照容，灵姬奉衾。香烟溢窗，顾ツ而圆罗迈矣，何九万之足称哉，然后知高仙之道益上，寻灵之途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顿显也。自非无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隐玄者，莫有群偶于此术矣。然复有体神精思，宝炼明堂，朝适六虚，使五藏生华，守闭元关，内存九真三气，运液而溉灌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诚疏玄者，亦奚用东邻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云、水桂、术根、黄精、南烛、阳草、东石、空青、松脂、柏实、巨胜、茯苓，此并养生之具，将可以长年矣。吾又俱察草木之胜，负有速益于己者，并未及术势之多验乎。且自顷已来，杀气蔽天，恶烟弭景，邪魔横起，百疾杂臻，或风寒关结，或流肿积こ，不期而祸凑，意外而病生者，比日来集也。夫术气则式遏鬼津，吐烟则镇折邪节，强肉摄魂，益血生脑，逐恶致真，守精卫命。餐其饵则灵柔四敷，荣输轻盈；服其丸散则百病瘳除，五脏含液。所以长生远视，久而更灵，古人名之为山精之卉，山姜之精。太上导仙铭曰：‘子欲长生，当服山精；子欲轻翔，当服山姜。’此之谓也。我见诸物皆当减而术为益也，直以术气之用，是今时所要，末世多疾，宜当

服御耳。夫道虽内足，犹畏外来之祸，形有外充，亦或中崩之弊，张单偏致，殆可鉴乎。夫术者，一可以长生永寿，二可以却万魔之枉疾。我见山林隐逸，得服此之道，千年八百，比肩于五岳矣。人多书繁，不能复一二记示之耳。今撰服术方以悟密尚，若必信用，庶无横暴之灾。既及太平，则四气含融，天纬荐生，灾烟消灭，五毒匿形，二晨常察，万物自成，于是时任子所运而服御，亦无复天倾也。今所言术，欲令有心取服，遏此灾也耳。又顷者末学，互相扰竞，多用混成及黄书赤界之法，此诚相生和合、二象匹对之真要也。若以道交用，解纲脱罗，推会六合，行诸节气，却消灾患，结精宝胎，上使脑神不亏，下令三田充溢，进退得度而祸除，经纬相应而长康，敌人执辔而不失，六军长驱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呜呼，危哉！此虽相生之术，俱失度世之法，然有似骋冰车之涉乎炎洲，泛火舟以浪于溷津矣，自非真正亦失者万万。或违戾天文，潜害嫉妒，灵根郁塞，否泰用隔，犯誓愆盟，得罪三官；或遭冤连祸，王师伤败；或坑降杀服，流血膏野；或马力已竭，而求之不已。若逐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绝命于凶奴之刀剑乎。将身死于外而家诛于内，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见诸如此等，少有获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叹息于生矣，岂若守丹真于绛宫，朝元神于泥丸，保精液而不亏，闭幽术于命门，饵灵术以顺生，漱华泉以清神，研玄妙之秘图，诵太上之隐篇，于是高栖于峰岫，并金石而论年耶？诸侯安得而友，帝王弗得而臣也。远风尘之五浊，常清净以期真，优哉游哉，聊乐我云。按夫人以服术为序者，亦欲历申劝戒学仙，岂独于饵术而已，才丰词丽，学优理博，浩浩然若巨海之长波，连山之叠岫也。然所戒弥切，所陈弥当，得不师而禀之，铭而佩之，诱善之功，千古不泯，何至真之属念如是耶，何至圣之悯物如是耶！”

●卷四

○太真夫人

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罗，字勃遂，事玄都太真王，有子为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主总纠天曹之违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委官游逸，虚废事任，有司奏劾以不亲局察，降主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师，五百年一代其职。夫人因来视之，励其使修守政事，以补其过。道过临淄，值县小吏和君贤为前冤所伤，当时殆死。夫人见骨相有异而愍之，问其何伤，乃尔君贤以实对，夫人曰：“汝所伤，乃重刃关于肺，五脏泄漏，血凝绛府，气激肠外，此将死之急也，不可复生，如何？”君贤知是神人，叩头求哀，乞赐救护，夫人于肘后筒中出药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时而愈，血绝疮合，无复惨痛。君贤再拜跪曰：“家财不足，不知何以奉答恩施，唯当自展努力，以报所受耳！”夫人曰：“汝必欲谢我，意亦可佳，可见随去否

？”君贤乃易名姓，自号马明生，随夫人执役。夫人还入东岳岱宗山崖峭壁石室之中，上下悬绝重岩，深隐去地千余丈，石室中有金床玉几，珍物奇玮，乃人迹所不能至处也。明生初但服事，只欲学金疮方，既见神仙来往，乃知有不死之道，旦夕供给扫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虎狼眩惑众变试之，明生神情澄正，终不恐惧。又使明生他行别宿，因以好女于卧息之间，调戏亲接之，明生心坚志静，固无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或一月二十日方还，辄见有仙人宾客乘龙驾凤往来，或有拜谒者。真仙弥日盈坐，客到辄令明生出外别室中，或立致精细厨食肴果，非常香酒奇浆，不觉而至，不可名目。或呼明生坐与之同饮食，又闻室中有琴瑟之音，歌声宛妙。夫人亦时自弹琴，琴有一弦，五音并奏，高朗响激，闻于数里，众鸟皆为集于岫室之间，徘徊飞翔，驱之不去，逮天人之乐，自然之妙也。夫人栖止常与明生同石室中而异榻耳，幽寂之所都，唯二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处，但见常有一白龙来迎，夫人即着云光绣袍，乘白龙而去，袍上专是明月珠缀，著衣缝带玉，戴金华太玄之冠，亦不见有从者。既还，即龙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床之上，有紫锦被褥，绯罗之帐，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奁玄黄罗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有两卷素书，上题曰《九天太真道经》，明生亦竟不敢发舒视其文也。唯供给水，扫守岩室而已。至于服玩亦不敢窃窥之，亦不敢有所请问，如此五年，愈加勤肃，辄不怠惰。夫人叹而谓之曰：“汝可谓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慢，恭仰灵气，终莫之废，虽欲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末告之曰：“我久在人间，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复得停，念汝专谨，故以相语，欲教汝长生之方，延年之术，而我所授服以太和自然龙胎之醴，适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学之者，固非汝所得闻矣。纵或闻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有安期先生，烧金液丹法，其方秘要便立用，是九君太一之道，白日升天者矣。安期明日来，吾将以汝付嘱之焉，相随稍久，其术必传。”明日安期先生至，乘辎，著朱衣，远游冠带，玉及虎头匕囊，视之可年二十许，洁白严整，从者六七仙人，皆执节奉卫，见夫人甚敬，揖称下官，须臾设酒果厨膳饮宴。半日许安期自说昔与女郎游于安息国西海际，食枣异美，此间枣永不及也。忆此未久，已二千年矣。夫人云：“吾昔与君共食一枚乃不尽，此间小枣那可相比耶？”安期曰：“下官先日往九河见司阴君，与西汉夫人共游，见问以阳九百六之期，圣主受命之劫，下官登答以年稚不识运厄之纪，别当咨太真王夫人。今既赐坐，欲请此数。”夫人曰：“期运漫汗，非君所能卒知。天地有大阳九百六，有小阳九小百六，天厄谓之阳九，地亏谓之百六，此二灾是天地之否泰，阴阳之孳蚀也。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百年，而此运钟圣王不能禳，至于灭亡遗吉，自复快耳。今大厄犹为卒未，然唐世

是小阳九之始，计讫来甲申岁百六将会矣。尔时道德方隆，凶恶顿肆，圣君受命，乃在壬辰，无复千年，亦寻至也。西汉夫人具已经见，所以相问者，当是相试耳，然复是司阴君所局。夫阳九者大旱海涌而陆樵，百六者海竭而陵润自填，四海水减，溟洲成山，连城之鲸，万丈之蛟，不达期运之度，唯叩天而索水。词讼纷纭，布于上府，三天烦于省察，司阴亦疲于谨按矣。九河之口，是赤水之所冲，其深难测，今已渐枯，八气蒸于山泽，流沙壅于源口，于是四海俱会，群龙鼓舞，尔乃须甲申之年将飞，阴洪倒流矣。今水母上天门而告，期积石开万泉而通路，飞阴风以挠苍生，注玄流以遐布，洋溢在数年之中，漫衍终九载之暮也。既得道，登真体，灵合妙至，其时也但当腾虚空而ツ山波，游浮岳而视广川，乘玄鸿以泝奏丹城，御虬辇而迈景云耳。咄嗟之间，忽焉便适，可以翔身娱目，岂足挂意乎？当今日且论酒事，何用此为及耶？”因指明生向安期曰：“此子有心向慕，殆可教训，昔遇因缘，遂来见随，虽质秽未尽，而淫欲已消，今未可授玄和太真之道，且欲令就君受金液丹方，若可得尔，便宜将去。夫流俗之人，心肺单危，经胃内薄，血津疲羸，肝膈不注其眼，唇口不辩其机，盖大慈而不合天人，欲奔走而不及灵飞，适宜慰抚以成其志，不可试以仙变八威也，想勿加切刻，令其失正矣。”安期曰：“诺，但恐道浅术薄，不足以训授耳，下官昔受此方于广成丈人，先师为道德至妙，窃冥其心，无视无听，言其行也无迹，言其止也无留，神气接于玄漠，四骸寄于灵丘，存志无以踞崆峒之上，膝间草木忽林生而成洪，阜动之若叩地而不言，求之辄移载而莫宣，不知所以得其术，不解何缘造其根，当此之时，实复罔然矣。以四五十年，中勤守匪懈，久修奴役以奉颜色，遂蒙顾ツ，渐见告悟，今越汤池而入生地，时开朱颜以对问见，示以求道之难易于时，乃赐与金液之要言也。此则先师之成法，实不敢仓卒而传之也，要当令在二十年之内，必使其窥天路矣。下官往与女郎俱会圆丘，观九陔之{石}落，望弱水而东流，赐酣玄碧之芳酒，不觉高毕而咏歌，尝开尊笈以晒灵，偶见玉胎琼膏之方，服之刀圭立登云天，解形万变，上为真皇，此术径妙，盖约于金液之华，又速于霜雪九转之锋，今非敢有讥，舍近而从远，远径而近烦。实思闻神方之品第，愿知真仙之高尊，苟毕降有殊，又非所宜论琼腴之方，必是侍者未可得用耶？”夫人曰：“君未知乎，此是天皇之灵方，乃真人所宜用耳，非流俗下尸所能窥也。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琅之醴，二名玉胎琼液之膏，三名飞丹紫华流精，四名朱光云碧之腴，五名九泉红华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华，七名九转霜雪之丹，八名九鼎云英，九名云光石流飞丹，此皆九丹之次第也。得仙者亦有九品，第一上仙号九天真王，第二次仙号三天真皇，第三号太上真人，第四号飞天真人，第五号灵仙，第六号真人，第七号灵人，第八号飞仙，第九号仙人

，此九仙之品第也，各有差降，不可超越，彼学知金液已为过矣，至于玉皇之所饵，非浅学所宜闻也。君虽得道，而久在世上，器浊染于正气，尘垢鼓于三一，恐犹未可登三天而朝太上，迈扶桑而谒太真。玉胎之方尚未可愈，何况下才而令闻其篇目耶？”安期有惭色，退席曰：“下官实不知灵药之妙品殊异乃尔，信骇听矣。”因自陈曰：“下官曾闻女郎有《九天太真道经》，清虚明镜，鉴朗玄冥，诚非下才可得仰瞻，然受遇弥久，接引每重，不自省量，希乞教训，不审其书可得见乎？如暂睹太真，则鱼目易质矣。”夫人哂尔而笑，良久曰：“太上道殊，真府遐邈，将非下才可得交关君，但当弘今日之功，无伐非分之劳矣。我正尔暂北到玄洲，东诣方丈，简仙官于玉庭，游蓬莱以匿景，太上有命，亲敕我往定神仙于流沙之外，受鸿飞乎九霄之房，校真人之遐纪，举天灵于昆阆，漱龙胎于玄都之宫，试玉女于众仙之堂。天事靡监，将未暇相示以《太真经》也。若子能勤正一于太清，解三皇之妙，抱神光于幽林，制群仙于五岳，陈山形以招众灵，役恒华而命四渎者，然后寻我于三天之丘，见索于钟山、王屋，则真书可得而授焉。如其不然，无为屈逸骏而步沧津，捐舟楫而济滨海矣。想误日用之所和，炼金液以求真，乐生生而享年，存正气以营身，尔乃返华发于童颜，保久视乎灵津也。如向所论，阳九百六应期辄降，夫安危无专，否泰有对，超然逮览，怅怀感慨，亢极之灾，可避而不可禳。明期运所钟，圣主不能知，是以伯阳弃周而关令悟其国弊，天人之事彰于品物，君何为屑屑，久为地仙乎？孰若先觉以高飞，超风尘而自洁，避甲申于玄途，并真灵而齐列乎！言为心尽，君将勖之。”安期长跪曰：“今日授教，辄奉修焉。”夫人语明生曰：“吾不复得停，汝随此君去，勿忧念也。我亦时时当往视汝。”因以五言诗二篇赠之，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辞，乃随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诗曰：

（一）“暂写墉城内，命驾岱山阿。仰瞻太清阙，云楼郁嵯峨。虚中有真人，来往何纷葩。炼形保自然，俯仰挹太和。朝朝九天王，夕馆还西华。流精可飞腾，吐纳养青牙。至乐非金石，风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婆娑。五岳非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荣竞子，笃似蛙与蟆。顾尔尘浊中，忧患自相罗。苟未悟妙旨，安事于琢磨。祸凑由道泄，密慎福臻多。”

（二）“昔生昆陵宫，共讲天年延。金液虽可遇，未若太和仙。仰登冥灵台，虚想咏灵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驾骖紫虬辇，灵颜一何鲜。启我寻长途，邀我自然津。告以鸿飞术，受以玉胎篇。琼膏凝玄器，素女为我陈。

俯挹琳凤腴，仰上飘三天。云纲立尔步，五岳可暂还。

玄都安足远，蓬莱在脚间。传授相亲爱，结友为天人。

替即由刑对，祸必无愚贤。秘则享无倾，泄则躯命颠。”

赋诗毕，明生随安期负笈。入女几山，夫人乘云龙而去矣。明生随师周游青城庐潜凡二十年，乃受金液之方，炼服而升天矣。

○麻姑

麻姑者，乃上真元君之亚也。孝桓帝时神仙王远字方平，降于蔡经家，将至，一时顷闻鼓箫人马之声，及至，举家皆见之。方平戴远游冠，朱衣，虎头巾，囊五色之绶，带剑，少鬣，黄白色，中形人也。乘羽盖车，驾五龙，龙各异色，麾节幡旗前后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有十二队五百士，皆以蜡密封其口，鼓吹皆乘麟，从天而下，悬集于庭，从官皆长丈余，不从道行。既至，从官皆隐，不知所在，唯见方平，与经父兄弟及母相见，独坐良久，即令人与麻姑相访经家，经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报姑，余久不行人间，今来在此，想姑能暂来语乎？”有顷使者还，不见其形，但闻其语，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修敬无阶，烦信承来，在彼登顷即到而先受帝命，当按行蓬莱，今便暂往，如是当还，还便亲覲，愿未即去。”如此两时间，麻姑至矣，来时亦先闻人马箫鼓之声，既至，从官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无有也，入拜方平，平为之起立，坐定召进。行厨皆金盘玉杯无限也，肴膳多是诸花果，而香气达于内外，擘脯而行之如柏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说云：“接待已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姑欲见蔡经母及妇侄，时弟妇新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来，得米便撒之掷地，谓以来祛其秽也，视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固少矣，吾老矣，了不喜复作此狡狴变化也。”方平语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非世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搅之赐经家人，人饮一升许，皆醉良久，酒尽，方平语左右曰：“不足复还取也。”仍以千钱与余杭姥，相闻求其沽酒，须臾使还，得一油囊酒，五斗许，使传余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仙饮耳。”又麻姑爪如鸟爪，蔡经见之，心中所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否？”方平已知经心中所念，即使人牵经鞭之，谓曰：“麻姑神仙也，汝何忽谓爪可以爬背耶！”但见鞭著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一传授蔡经。邻人陈尉

能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经亦得解蜕之道如蛇蝉耳，经常从王君游涉山海，或暂归家，王君亦有书与陈尉，多似篆文，或真书字廓落而大，陈尉世世宝之。宴毕，方平麻始命驾升天而去，箫鼓导从一如初焉。

●卷五

○云林右英夫人

云林右英王夫人，名媚兰，字申林，王母第十三女也，受书为云林宫右英夫人，治沧浪宫。晋兴宁三年乙丑七月三日，与东岳上卿司命真君诸真同降于杨君，因受书曰：“弱丧罔养，笃灵未尽，倚伏异因，云梯未抗，虽有怀于进趣，犹未渊于至理矣。君才实天工，心以清澜，凝浪于高韵，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于飞滞，柔轮郁乎冥契也。动合规矩，等圆殊方，静和真味，吐纳余音，可谓纵诞德，挺英姿，良为钦矣。然秽思不豁，鄙吝内固，淫念不断，灵池未澄，将未得相与论内外之期，泛二景之交耳。夫失机者贵在能改，相释有情，今无妨矣，虽暂弭群听，故克和也。前途攸邈，此比非一漏，万绪多端，当恒戢密。苟情有愆散，得随事失，悟言微矣，将何以遏之？将何以遣之？清响散空，神风洒林，身超冥衢，志咏灵音，仁侯其人也。守真一勤笃者，一年使头不白而秃再生，苟内忧子孙，以家业自羁，外综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广用，声气杂役，此亦道不专也。”又述玉斧修道之事，因喻以薛季和七试不遇，乃长里先生薛公之弟为淫失位，然性好箫音，风响故长里，乞之于太上，使其生因言肇阿，阴德可以及于许侯玉斧也。又云：“闻北风则心悲，睹启曜则怀泰，思骏以慕骋，嘉柔顺以变郁，世人心，曷尝不尔，此则其本乡之风气，首丘之内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谐矣。如其壅卜秉欲丹绛不阳，灵人携手而空返，高友敛袂而回晏，神气不眇其宅，寂通不鼓其目，自命矣，夫故可悲耶！夫得道者，以其能排却众累，直面而进于是，百度自静，众务云散，该其扰者，不足为劳，披于艰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龟山，客来贤者之举，复宜详之。自古及今，死生有津，显默异会，藏往灭智，与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琼丹一御，九华三飞，云液晨酣，流黄徘徊，仰咽金浆，咀嚼玉蕊者，立便控景登空，玄升太微也。自世事乘互，斯业来就，当暂履太阴，潜生冥乡，外身弃质，养胎虚宅，陶气绝龠，受精玄漠，故改容于三阴之馆，变童颜于九炼之户，然后知神仙为贵死而不亡，去来之事理之深也。夫垂荫万亩者，必出峻极之岭；滔天振岑者，必发渊浩之源，洪哉！积阴德之贤，有似人也。逸ら逍遥大荒之表，故无羁络之忧，灵羽振翅玄圃之峰，以违罗网之患，人之修道岂厌乎？藏身之密匿迹之幽也。且寻飞绝影之足，不能聘逸于吕梁；凌波咏泉之舟，不得陟峻于太行，此才之异也。繁林翳荟，则羽族云萃；玄泉浩瀚，则鳞群竞赴，此在德之茂也。为道者实为勤苦

，勤苦者必得之矣。学道者当在专道，注真情，无散念，拨奢侈，保冲白，寂焉如密，有所睹熙焉，如潜有所得专，专如临深谷，战战如履薄冰，此得道之门耳，而未得道之室也，所谓学道甚难而甚易，若其寂玄沉味，保和天真，注神栖灵，耽研六府，惜气杜情，无视无听，此学道之易也。若其不能行此数者，所以为难也。况山岳气扰则强禽号于林，川渎结滞则龙虬惨于泽，此自然象也。苟趣舍理乖，则吹万之用不同也。非静顺无以要谦，非虚栖无以冥会，思之无邪，则无祸害矣。在正其心而斥其累，澄其源而清其流也。若南趋而北骋，心念而口违，捐芥而茹荼，晒九成而悦北鄙者，我知其无识和音之听，鉴也。因告晋简文帝宜以麝香一具于颈间，辟水注及恶梦。学道在积功累善，太虚真人常云：“人有众过而不自悔罪，归其身如川赴海，日益深广矣。有恶知非悔过，从善罪减，善积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恶者，以善对之；遇我以祸者，以福对之，善常在己矣。恶人害善人，犹如仰天而唾，唾不污天还自污身；逆风扬尘，尘不污彼，还蒙其己，道不可毁，祸必灭己。又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寒栖学道之人，此高真之秘言，太上之要戒也。财色之于身也，譬如小儿舐刀刃之蜜，蜜不足以美口而有截舌之忧戒哉。志之爱欲之大，莫大于色，其罪无外，其恶无赦，得不戒耶？学道在阴德，施惠解救也。用志莫大于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夫人受诗曰：

（一）“驾遨八虚，回宴东华房。阿母延轩观，朗啸蹶灵风。我为有待来，故乃越沧浪。（二）腾跃云景辕，浮观霞上空。霄纵横舞，紫盖托灵宫。朱烟缠二旄，羽帔扇香风。雷号猛兽攫，电吟奋玄龙。钧籟混庭响，金筑唱神钟。采芝沧浪阿，掇华八淳峰。朱颜日以新，劫往方婴童。夫道不专己，行事亦无功。夫真仙之才，例多隐逸，栖身林岭之中，远人间而抱澹泊，则必婴颜而玄鬓也。玉醴金浆，交黎火枣，此即腾飞之药，不比于金丹也。仁侯体未真正，稔念盈怀，恐此物辈，不肯来也。苟真诚未一，道亦无私，亦不当试问。交黎火枣之树，已生君心中，今犹有荆棘相杂，是以二树不见，不审可翦荆棘出此树否！此树单生，其实几好也。虽云问也其欲希之，近也当为君问，主领者三年更以相问，以即日始也。夫虚和可守，雄萧萧可守，雌知白可守，黑萧萧者谓单景独往也，君绛宫中讵能仰扉空同上，上云玄之涯否？道易闻而患不真，书易得而患不行，若专如此大天之中，尽真仙比肩也，我亦无咎于不能为者，心不定而欲书，将欲沾之哉；意不往而求真，以欲之也，可以此告许长吏。十月十五日而降，又述秋分日瑶台大会之诗。

青童大君四君各吟真词，以和玄钧广韵之弦，青童君吟曰：

“欲植灭度根，当拔生死栽。沉吟坠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虚真人吟曰：

“观神载形时，亦从车从马。车败马奔亡，牵连一时假。哀世莫识此，但是息风火。种罪天网上，受毒地狱下。”

西城真人王君吟曰：

“神为渡形舟，泊岸当别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载。徘徊生死轮，但苦心犹豫。”

小有真人王君吟曰：

“失道从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以远，死死日以早。悲哉苦痛容，根华已颠倒。起就零落坐，焉知反枯老。”

又受诗与许君曰：

“该清道难通，幽违妙难穷。许侯其人也，曜灵方升丘。腾跃晖霞外，身飞九天中。作则群真归，金阙抚种人。”

△其一

其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谓天秀标，韵为后民崇。养形静东岑，七神自相通。风尘有忧哀，殒我白鬓翁。长冥遗叹仰，恨不早逸踪。

△其二

停驾望舒移，回辕返沧浪。未睹若人游，偶想安得康。良因候青春，以叙中怀忘。

△其三

控晨浮紫烟，八景观_注瓜流。羽童捧琼浆，玉华饯琳腴。相期白水涯，扬我葳蕤珠。

△其四

沧房焕东霞，紫造浮绛晨。双德秉道宗，作镇真伯藩。八台可眇目，北看乃飞元。清净云中视，渺渺蹶景迁。吐纳洞岭秀，藏晖隐东山。久安人事上，日也无虚闲。岂若易翁质，返此孩中颜。

△其五

晨阙太霞构，玉室起霄清。领略三奇观，浮景翔绝冥。丹华空中有，金阙育挺精。八风鼓锦披，碧树曜四灵。华盖荫兰晖，紫辔策绿耕。结信通神交，触类率天诚。何事外象感，须睹瑶玉琼。

△其六

三景秀郁玄，霄映朗八方。丹云浮高宸，逍遥任灵风。鼓翮乘素飏，竦_注琼台中。绿盖入协晨，青掷空同。右揖东林帝，上朝太虚皇。玉宾剖凤脑，邀酣飞蕊浆。云钩回曲寝，千音何琅琅。锦旌召猛兽，华幡正低昂。香母折腰唱，紫烟排栋梁。总辔高清阙，解驾佳人房。昔运挺未兆，灵化顺气翔。心眇玄涯感，年随积椿崇。形苟甘臭味，动静失沧浪。我友实不尔，荣辱昨已忘。

△其七

绛景浮玄晨，紫轩乘烟征。仰超绿阙内，俯眇朱火城。东霞启广晖，神光焕七灵。翳映泛三烛，流任自齐冥。风缠空洞宇，香音触节生。手携织女舞，并衿匏瓜庭。左徊青羽旗，华盖随云倾。宴寝九度表，是非不我营。抱真栖太寂，金姿日愈婴。岂似愆秽中，惨惨无聊生。

△其八

三辔控紫轩，倾云东林阿。四旌曜明空，朱轩飞灵丘。玉盖荫七景，鼓翼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敖洞太无。宴咏三晨宫，唱啸呼我俦。不觉椿已老，岂知二景流。佳人虽兼忘，而未放百忧。长林真可静。岩中多自娱。

△其九

北登玄真阙，携手结高罗。香烟散八景，玄风鼓绛波。仰超琅园津，俯眇霄陵阿。玉箫云上奏，凤鸣洞九遐。乘气浮太空，曷为蹶山河。金节命羽灵，征兵折万魔。齐挹二辰晖，千春方婴牙。丧真投竞室，不解可奈何。

△其十

仰眇太霞宫，金阁曜紫清。华房映太素，四轩皆朱琼。掷轮空洞津，总辔舞绿。玉华飞雪盖，西妃运锦纁。虽然尘浊涯，倏佳人庭。宿感应真降，所招已在冥。乘风奏霄晨，共酣丹琳饗。公侯徒渺渺，安知真人灵。

△其十一

清晨揖绛霞，总气霄上游。徊蹶曲波，遂睹世人忧。辞旨郁然起，不散三秀。何若巡玄乡，抚敖为尔娱。君安有有际，我愿有中无。

△其十二

辔景登霄晨，游宴沧浪宫。彩云绕丹霞，灵蔼散八空。上真吟琼室，高仙歌琳房。九凤唱朱籟，虚节错羽钟。交栖金庭内，结我真中朋。俱挹玉醴津，倏忽已婴童。云何当路蹲，愆_二随日崇。

△其十三

晨游太素宫，控观玉河。夕宴郁绝宇，朝采圆景华。弹敖北寒台，七灵晖紫霞。济济高仙举，纷纷尘中罗。盘桓器藹内，愆累不当多。

△其十四

驾气聘云，晨登太_一亭丘。绛津连岑振，清波鼓浚流。步空观九纬，八纲皆已游。暂宴三金秀，来观立志俦。勤懈不相掩，是以积百忧。

△其十五

凌波越沧浪，忽然造金山。四顾终日游，罕我云中人。

△其十六

紫阙构虚上，玄馆衔绝飏。琳琅敷灵囿，华生结琼瑶。骋沧浪津，八风激

云韵。披扇。北翳，握节鸣金箫。凤籁和千钟，西童歌晨朝。心豁虚无外，神襟何朗寥。回舞太空岭，六气运重幽。我涂岂能寻，使尔不终凋。

△其十七

玄波沧浪涛，洪津鼓万流。驾景眇六虚，思与佳人游。妙唱不我对，清音与谁投。云中骋琼轮，何为尘中俦。

△其十八

松柏生玄岭，郁为寒林杰。繁条盛严冰，未肯惧白雪。乱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洁。飞此逸辔轮，投彼遐人辙。公侯可去来，何为不能绝。

△其十九

清静愿东山，荫景栖灵穴。荫景闲庭虚，翳荟青材密。圆曜映南轩，朱风扇幽室。拱袂闲房内，相期探妙术。寥朗远想玄，萧条神心逸。

△其二十

纵心空洞津，竦辔策朱。佳人来何迟，道德何时成。

△其二十一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无情。焉得驾迹，寻此空中灵。微音良有旨，当用慎勿轻。事事应神机，保尔见太平。

△其二十二

辔景落沧浪，腾跃青海津。绛烟乱太阳，羽盖倾九天。云舆浮空洞，倏忽沧波间。来寻真中友，相携侍帝晨。王子协明德，齐首招王贤。下眇八河宫，上寝希林巅。漱此紫琼腴，方知秽途辛。佳人将安在，勤之乃得亲。

△其二十三

绛阙排广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云霞，羽晨舞八风。停盖濯碧溪，采秀月支峰。咀嚼三灵华，吐吸九神芒。椿数无绝纪，协日积童蒙。携袂明真馆，仰期无上皇。北钧唱羽人，王玄粲贤众（音终）。云何波浪宇，得失为我钟。引领器庭内，开心拟秽冲。习适荣辱域，罕蹶希林宫。一静安足苦，试去视沧浪。

△其二十四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会。振衣寻真俦，回轩风尘际。良德映玄晖，颖拔粲华蔚（音畏）。密言多偿福，冲静尚真贵。恒当二象顺，携手同襟带。何为人事间，日焉生患害。

△其二十五

夫人自初降，说此赋诗，尤皆勉励于修道，虑中道而败，则祸更重矣。丁宁戒谕者以许君及玉斧，皆籍名仙简，务其日进玄德，更懋真阶耳。因述青童君劝学道之士，拔爱欲之根，如掇悬珠，一一掇之，自当尽矣。又云牛马负重

入泥，转增陷没；道士心挟世欲，速须去之。视彼泥中之牛，愿求苏息耳。人读道经，得修道之味，如飧美食，六腑皆美而有余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紫元夫人亦与夫人言众真曰：“天下有五难，贫穷惠施难，豪富学道难，制命不死难，得见洞经难，生值壬辰后当圣世难。昔闻之于大道君曰：‘道德无形，知之无益，当在守志行道耳。’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见己形。断六情，守空静，即自见道之真，亦可自知宿命矣。”玄清夫人云：“世人系于妻子家宅之患甚于牢狱，牢狱有原赦之时，而妻子情欲虽有虎口之祸，已犹甘心投之，其罪无赦。故谓之家累，言其陷累我身，不得逍遥自适。而人不知割爱去累，洗心为道，而存其身也。”杨君降真之会，有十夫人皆列位号而无传记及歌吟之词，备列于此。

太和灵嫔上真左夫人、北海六微玄清夫人、北汉七灵右夫人、太极中华右夫人、八灵道母西岳蒋夫人、上真东宫卫夫人、朱陵北绝台上嫔管妃、北岳上真山夫人、西汉夫人、长陵杜夫人，

此夕二十三真人、十五夫人降于金坛杨君家也。

○婴母

婴母者，姓湛氏，字曰婴，不知何许人也。西晋之时，丹阳郡黄堂观居焉，潜修至道，久历岁年，时人自童幼逮于衰老见之，鬓韶容颜状无改，众号为婴母。因入吴市见一童子，年可十四五，近前拜于母云：“合为母儿。”母曰：“年少自何而来，拜吾为子？”未测其旨，亦莫敢许之，岂可相依耶，乃惨叹而去。月余，又于吴市逢一孩子，三岁以来若无所归，悲号浹夕，母因视之，执母衣裾，不肯舍去，人或见者，劝母收而育之，逾于所生矣。既长，明颖孝敬，异于常人，冠岁以来，风神挺迈，所居常有异云气光景仿佛而见，侍母左右，时说蓬壶阆风之事。母异之，谓曰：“吾与汝暂此相因，汝以何为号也？”子曰：“昔蒙天真明授灵章，锡以名品，约为孝道明王，今宜称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诀曰：“每须高处玄台，疏绝异党，闲丘阜，饵服阳和，静夷玄圃，委鉴太虚，元英公子《黄老玉书》、《大洞真经》豁落七元太上隐玄之道，可致轻盖，以流霞之辇，眇眇乎文昌之台。得此道者，九凤齐唱，天籁骇虚，竦身御节，八景浮空，龙舆虎旗，游扇八方矣。母宜宝之！”一旦孝道明王漠然隐去，母密修大法，积数十年，人莫知也。其后吴猛、许逊自嵩阳南游，诣母，请传所得之道，因盟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暇日母告二子曰：“世云昔为逊师，今玉皇玄谱之中，猛为御史而逊为高明大使，总领仙籍，位品已迁，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国之分。逊领玄枵之野于辰，为子猛统星纪之邦，于辰为丑，许当居吴之上，以从仙阶之等降也。”又数年，有云龙之驾千乘万骑来迎，湛母白日升天。今洪州高安县东四十里有黄堂坛靖，即许君

立祠朝拜圣母之所。其升天事迹在丹阳郡中，后避大唐宣宗庙讳，钟陵祠靖号为谏母。其孝道之法，与灵宝小异，豫章人世代行之，伟哉！人之行莫大于孝，孝于亲者必忠于君，理于家者必康于国。感天地，动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外清八表，内正百度，可以助道弘化者，其唯孝乎，则孝道之法降自上玄，隆于晋代，豫章之俗，至今行之，故许君则拔宅升天，位统列国，皆孝感也。

○钩弋夫人

钩弋夫人，齐人也，姓赵，少好清静，病六年，左手拳握不开。望气者云：“东北有贵人气。”推求而得之，召见，姿色甚伟。汉孝武帝发其手，得玉钩，手寻展，遂幸之，生昭帝。武帝害之，殡尸不冷，而香一月间。昭帝即位，改葬之，棺槨但有丝履而已。故名其宫曰钩弋，后避讳改为代庙。每祠谒之际，时有神坐于庙阁内焉。

○湘江二妃

湘江二妃者，舜之妃也，长曰娥皇，次曰女英。昔尧以耄昏倦于天下，举贤隐之德以让之，许巢善卷之属避之而去，访于侧陋，有鰥者曰：“虞舜以孝德闻，尧举而用之，娉之二女，以观其内，历试诸难，以观其外，既而大麓不迷，百工咸理，爰俾摄政二十八年而尧崩，舜服丧三年，而后即位。即位之年，年六十一矣，在位又五十一年，凡寿一百一十二岁。南巡于苍梧之野，止于何侯之家，太帝五老以瑶车玉云旌羽盖降而迎舜，遂升天不还，何侯亦拔宅而去。二妃时在山下求舜，不获，瞻望九峰，一一相似，不知舜之所之，望峰而泣，才文泪于崖竹，竹为之斑历，视诸峰，皆疑舜在其上，因为九嶷山焉。即而精诚感通，亦得仙去。时人以为其沉于湘江也，故立祠焉，祠中列湘君湘夫人之位，此其序长少之品位，当是娥皇为湘君，女英为湘夫人，非是别有湘君之神也。高秋月夜，九嶷湘浦时闻天钧韶乐之音，盖是舜上理紫微下镇此山，每所经游，必有天乐导从，灵音骇虚，俗谓之湘灵鼓瑟，亦误传也。”俗中咸以二妃为尧之女事，亦误矣。今按帝系云：“黄帝曰帝鸿氏，姬姓，少典之子，亦云姓少典，亦云姓公孙，名轩辕。神农世衰，诸侯怨叛，蚩尤肆毒，害及生灵，黄帝自有熊之国兴师佐命，遂即帝位，克蚩尤，诛姜氏之后，而定天下。黄帝之子名摯绍，黄帝位号为少昊氏，亦曰金天氏。金天之子曰颛顼，颛顼之子曰帝啻，帝啻之子曰尧，号陶唐氏，名放勋。”以此详之，尧即黄帝玄孙也，乃为颛顼五世之孙，尧乃舜再从祖也，尧之女乃舜之从祖姑也，尧不应以女娉舜，此恐史册相传之误耳。当是尧欲历试于舜，以观其德，娉以二女，史臣遂而书之，固非尧女以娉于舜矣。娥皇女英非姬姓也，又舜之号非谥号也，谥法起于周公，欲以褒贬君臣，垂戒惩劝，立以为法。后人执而加之，云

翊善传圣曰尧，盖取尧举其舜于侧陋，授以天下，禅让之美，千古所宗，故追为此谥尔。又舜之一字，《谥法》云：仁圣盛明曰舜，此亦后人追立之号也，何者？按《书》云：尧将巽位，曰：“咨尔四岳，朕在位七十载矣，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帝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帝曰：“我其试哉，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帝曰：“钦哉！”此则尧但以二女嫔配于舜，观其理内之德，或取诸宫掖，或得于民间，固非尧之女以媵于舜明矣。盖是秦皇焚书之后，学士逃难解散，史籍湮灭，篇卷不全，济南伏生口以传授，或有舛误，无由显明舜之为号，亦自布衣而有，非是歿后之谥，如伏羲、神农、帝喾、颛顼之例是也。颖悟之士更望祥之。

○洛川宓妃

洛川宓妃，宓牺氏之女也。得道为水仙，以主于洛川矣。常游洛水之上，以众女仙为宾友，自以游宴为适，或祥化多端，亦犹朝云暮雨之状耳。魏雍丘王曹植感宋玉对楚王之事，作《洛神赋》以叙之，言其状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号若轻云之蔽日，飘摇兮若流风之回云，皎若太阳升朝，霞灼若笑蕖出绿波，体迅飞鳧，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此盖文士妖饰之词。若夫得道登真，体位高邈，仙凡隔，感降良难，宜可方宋玉淫冶之音，所致上仙之一遇也。至若冯夷服虹丹为水仙，位证河侯震蒙得玄珠，主于淹岷之录，吴姬娥获琼蕊登于月宫，此非独水为太阴之府，而女仙主之，盖其职秩所遇也。吕公子服水玉而为河伯，天吴饵云母而为水神，亦有男仙居水官之任也。冯夷者，好道。遇涓子，以虹丹授之，服而为水仙，位为河伯戾震蒙氏。女者亦曰奇相氏，得黄帝玄珠之要而为水仙，为岷沱江源之主，吴姬娥，羿妻也，羿司射卫黄帝之宫，入宫得琼蕊之丹，以与姮娥，服飞入月宫，为月中之官。况五岳十山九江八泽，皆有仙曹灵府，以司明世人罪福功过，亦主掌山川宝货灵草神芝，或统御洞天真经玉籍，其任不常，或千年五百年，亦有迁易玄真杳隔世，莫得知也。

○阳都女

阳都女者，阳都市酒家之女也，生有异相，眉连耳，细而长，众以为异，疑其天人也。时有黑山仙人犊子者，邳人也，常居黑山采松子茯苓，饵而服之已数年矣，莫知其姓名，常乘黄犊，时人号为犊子。时壮时老，时丑时美，来往阳都酒家，都女悦，遂相奉侍。一旦，女随犊子出取桃，一宿而反，得桃甚多，连兜甘美，异于常桃。邑人伺其去时，既出门，二人共牵犊耳而走，其速如飞，人不能追也。如是且还，复在市中数十年，夫妇俱去，后有见在

潘山之下，冬卖桃果焉，《文选》赋云“犊配眉连”是也。

○杜兰香

杜兰香者，不知何许人也。有渔父者，于湘江洞庭投纶自给，一旦，于洞庭之岸闻儿啼哭声，四顾无人，惟三岁女子在于岸侧，渔父怜而举之还家，养育十余岁，天姿奇伟，灵颜姝莹，迨天人也。忽有青童灵人自空玄而下，来集其家，携女而去，临升天，谓其父曰：“我仙女杜兰香也，有过谪于人间，玄期有限，今将去矣。”于是凌空而去，自后时亦还家，其后于洞庭包山降张硕家。硕盖修道者也，兰香降之三年，授以举形飞化之道，硕亦得仙。初降时，留玉筒玉唾盂红火浣布，以为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赍黄鳞羽帔，绛履玄冠，鹤氅之服，丹玉佩，挥灵剑，以授于硕，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张硕仙官定何班品，传记未显，难得详载也。渔父亦自老益少，往往不食，亦学道江湘间，不知所之矣。

●卷六

○盱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内修真要耳。尝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当归真彼中。”其子名烈，字道微，少丧其父，事母以孝闻，蒸蒸翼翼勤于色养，家贫而营侍，甘旨未尝有阙，乡里推之。西晋武帝时，同郡吴猛许逊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筑坛立靖。猛既去世，逊即以宝符真拯俗救民，远近宗之。逊仕州为记室，后每朔望还家朝拜，人或见其乘龙往来，径速如咫尺耳。唯盱君纯笃忠厚，许君委用之，即与母结茅于许君宅东北八十余步，旦夕侍养许君，谨愿恭肃，未尝有怠。母常于山侧采撷花果以奉许君，君惜其志诚，常欲拯而度之。以惠帝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卿瑕丘仲，册命拜许君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云车羽盖白日升天，许君谓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继随仙举，期于异日。”母子悲喜不自胜，再拜，告请愿侍云辇君，乃许之。即赐灵药服之，躬禀真诀，于是午时从许君升天，今坛井存焉。乡人不敢华缮盖表，盱君母子俭约故也。世号为盱母坛靖焉。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者，黄帝之师，圣母元君弟子也。黄帝世为有熊国之君，佐神农为理。神农之孙榆冈既衰，诸侯相伐，干戈日寻，各据方色，自称五行之号。太之后，自为青帝，榆冈神农之后，自号赤帝，共工之族，自号白帝，葛天之后，自号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号黄帝，乃恭己下士，侧身修德，在位二十二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啖砂吞石，不食五谷，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铸兵于葛炉之山，不禀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贤能以

为己助，得风后于海隅，得力牧于大泽，以大鸿为佐，天老为师，署三公以象三台，风后为上台，天老为中台，五圣为下台，始获宝鼎，不爨而熟。迎日推，以封胡为将，以夫人费修之子为太子，用张若、隰朋、力牧、容光、龙纁、仓颉、容成、大挠、屠龙众臣以为翼辅，战蚩尤于涿鹿，帝师不胜。蚩尤作大雾三日，内外皆迷，风后法斗机作大车，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忧愤，斋于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衣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应。”居数日，大雾冥冥昼晦，玄女降焉，乘丹凤，御景云，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帝之教，有疑可问也。”帝稽首顿首曰：“蚩尤暴横，毒害蒸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万战万胜之术，与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六甲六壬兵信之符，灵宝五帝策使鬼神之书，制妖通灵五明之印，五阴五阳遁元之式，太一十精四神胜负握机之图，五兵河图策精之诀，复率诸侯，再战蚩尤于冀州。蚩尤驱魑魅杂妖以为阵，雨师风伯以为卫，应龙蓄水以征于帝，帝画之，遂灭蚩尤于绝辔之野，中冀之乡，分四冢以葬之，由是榆冈拒命，又诛之阪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极，凡二万八千里，乃铸鼎立九州，置五行九德之臣，以观天地祠，万灵垂法设教，然后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黄龙来迎，乘龙升天。

○孙夫人

孙夫人者，三天法师张道陵之妻也，同隐龙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积年，累有感降。天师得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坐在立亡。天师自鄱阳入嵩高山，得隐书制命之术，能策召鬼神。时海内纷扰，在位多危，又文道凋丧，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年。既术用精妙，遂入蜀游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栖真江表，道化甚行。以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到蜀，居阳平，化炼金液九丹，依太一元君所授黄帝之法，积年丹成，变形飞化，无所不能。以桓帝永寿二年丙申九月九日，与天师于阆中云台化白日升天，位至上真东岳夫人。子衡字灵真，继志修炼，世号嗣师，以灵帝光和二年岁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孙鲁字公期，世号系师，当汉祚陵夷中土纷乱，为梁益二州牧镇南将军，理于汉中。魏祖行灵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刘璋失蜀，先主举兵，公期托化，归真隐景而去。王子安阳平化碑云：“嗣师归真有会，证道兹山，反雾移烟，玄霄亘地，驰鸿驿风，白日升天，灵卫肃而上腾，神仪杳而长骛。西川耆旧攀凤翼而无阶，南国英灵仰龙髯而无逮。即以上升之日，遂为斋祭之辰是也。初夫人居化中，远近钦风，礼谒如市，旋以方调炉鼎，务在精严，人物喧阗，必虑褻渎，遂于山趾化一泉，使礼奉之人先以其水盥沐，然后方诣道靖，号曰解秽水，至今存焉。天师垂法，令人探石井水，男女皆有应验，以为种子之法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

前有伯阳池，即太上老君游宴之所，后有登真洞，与青城、峨嵋、青衣、西玄、罗浮、洞庭诸仙山洞室径邃潜通，故为二十四化之首也。”

○蚕女

蚕女者，乃是房星之精也。当高辛之时，蜀地未立君长，唯蜀山氏独王一方，其人聚族而居，不相统摄，往往侵噬，恃强暴寡。蚕女所居，在今广汉之部，亡其姓氏，其父为邻部所掠，已逾年，唯所乘马犹在。女念父隔绝，废饮忘食，其母慰抚之，因告誓于其部之人曰：“有能得父还者，以此女嫁之。”部人虽闻其誓，无能致父还者。马闻其言，惊跃振迅，绝绊而去，数月其父乘马而归。自此马昼夜嘶鸣，不复饮，父问其故，母以誓众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也，不誓于马，安有人而配偶非类乎？马能脱我于难，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马嘶跪愈甚，逮欲害人，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中，女行过侧，马皮蹶然而起，卷女飞去。旬日复栖于桑树之上，女化为蚕，食桑叶，吐线成{尔虫}，用织罗绮衾被，以衣被于人间，蚕自此始也。父母悔恨，念之不己。一旦蚕女乘彩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嫔之任，长生矣，无复忆念也。”言讫冲虚而去。今其冢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蜀之风俗，诸观画塑玉女之像，披以马皮，谓之马头娘，以析蚕桑焉。俗云阁其尸于树，谓之桑树，耻化为虫，故谓之蚕。《稽圣赋》云：“爰有女人，感彼死马，化为蚕虫，衣被天下，是也阴阳。”《书》云蚕与马同类，乃知是房星所化也。

○彭女

彭女者，彭祖之女孙也。祖姓，名铿，帝颛顼之玄孙，陆终氏之子。舜举之于尧，臣能调羹，进雉羹于尧，尧以其善调味必能养生，善养生必能养民，遂封于彭城。其道可祖，彭人代代见之，故谓之彭祖，言彭地之祖也，其地在徐州。而彭祖得道，不乐冲天，周游四海，居蜀多年，子孙繁众，故有彭山天彭门之名，俱在蜀焉。《礼》经云：“微泸彭濮皆蜀地也，导江有天彭山，两峰如阙，相去四十余步，谓之彭门祖尝隐焉，因以为号。”彭女亦得养生之道，随祖修行，亦数百岁，朝拜勤志，晨夕不倦。今彭女山有礼拜石，有彭女五体肘膝拜痕及衣髻之迹，深有仅寸，每往来比平洞及此山，并建为彭女化。一旦，彭女于此升天，其后置县，因山为号。元和丁酉岁前，进士湛贲立碑以纪其事，《蜀纪》详载焉。若丰沛之彭城，即彭祖始封之地。大彭之国，雄为五霸之一也。唐光化三年庚申五月，有三鹤飞来共巢于彭女观桧树之上，巢广六尺，刺史司空张琳具状闻于蜀主，西平王香灯致醮营修观宇，其夕神灯千炬，飞照林岭，画图上奏，下诏褒美，仍编入唐史也。

○弄玉

弄玉者，秦缪公之女也，好吹箫。时有箫史者善吹箫，公以弄玉妻之，筑台以居焉。弄玉吹箫十余年，能作凤鸣，凤来止其台上。夫妇居台上数年不下，一旦，随风飞去，于是秦公于雍宫作凤女祠，时有箫声焉。

○园客妻

园客妻者，神女也。园客者，济阴人也，美姿貌而良色，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蛾集于香草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华蚕焉。至蚕时，有一女自来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饲之，蚕女养蚕既壮，得茧百二十枚，茧大如瓮，每一茧缲六七日乃尽，缲讫，此女与园客俱去。济阴今有华蚕之祠宇焉。

○昌容

昌容者，商王之女也，修道于常山，食蓬{卍累}根二百余年，颜如二十许。能致紫草，卖与染家，得之者色加倍好，得钱以救贫病者。往来城市，世世见之，远近之人奉事者千余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见其影，或云昌容能炼其形者也，忽乃冲天而去。

○汉中酒妇

汉中关下酒妇者，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姓氏，忽遇卜师呼子先者，不知何许人也，年可五十余，云已数百岁。酒妇异之，每加礼敬，忽一旦来谓妇曰：“急装束与汝共应中陵王去。”是夜，果有二人来持二茅狗，一与子先，一与酒妇，俱令骑之，乃龙也，相随上华阴山上，常大呼云：“子先酒母在此。”比日题有仙圣之道矣。

○女几

女几者，陈市上酒妇也，作酒常美。仙人过其家饮酒，即以素书五卷质酒钱，几开视之，乃仙方养性长生之术也。几私写其要诀，依而修之三年，颜色更少，如二十许人。数岁质酒，仙人复来，笑谓之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几遂随仙人去，居山历年，人常见之，其后不知所适，今所居即女几之山也。

○河间王女

河间王女者，乃玄俗之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来往河间已数百年，乡人言常见之，日中无影，唯饵巴豆云母，亦卖之于都市，七丸二钱，可愈百病。河间王有病，买服之下蛇十余头，问其病意，答言：“王之所病，乃六世余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昔尝放乳鹿，即麒麟母也，仁心感天，固当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常见父母云玄俗日中无影。”王召而视之，果验。王女幼绝荤血，清静好道，王以女妻之，居数年，与女俱入常山中，时有见者。

○采女

采女者，商王宫女也，少得养神之道，年二百七十余，视之如十五六岁耳。初，王闻彭祖有道，拜为大夫，封之于彭，每称疾，闲居不预政事，服云母粉、麋鹿角、云母、水桂，常有少容，性沉静，不自言有道。王诣问讯，竟莫之告，遗以珍玩，皆受，以恤贫乏，略无所留。王于掖庭立华屋紫阁，饰以金玉，使祖居之，令采女乘辎问道于彭祖。采女再拜，请问延年益寿之法，答曰：“举形登天上补仙官者，当服元君太一金丹，白日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所为。其次，当爱精养神，服食草药，可以长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虚飞行耳。其次阴阳运气，导引屈伸，使百节气行，关机无滞，此可以无疾痛所侵。而后思神念真，坐忘练液，皆可以令人久寿。若二气交接之道，激流补脑之要，此甚难行，有怀棘履刃之危，又非王之所为也。吾所闻浅薄，道止于此，不足宣传也。大宛中有青精先生，千岁而色如童子，或终岁不食，或一日九餐，可以问其道也。”采女曰：“青精先生何仙也？”答曰：“此乃得道耳，非仙人也。仙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虎，上造太阶；或为鸟兽，浮游青霄；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服元气，或茹芝英，或出入人间，或隐迹林莽，面生异骨，体有奇毛，恋好深僻，不交流俗者也。若以人之修身，当食甘珍，服轻丽，处官秩，通阴阳，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神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寒湿风温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害，五兵百虫不能中，忧喜毁誉不能累，此乃可贵耳。人生于世，但养之，得宜可至百二十岁，不及此者，皆伤之也。大醉大饱大喜大怒大温大寒大劳大极，皆伤也；至乐至忧至畏至怖至挠至躁至奢至淫，皆伤也；甚饥甚渴甚思甚虑，亦伤也；久坐久立久卧久行，亦伤也。寒温得节，饥饱适宜，无思无为，惟清惟静，此可与言修身耳。已得其寿，复养之，得宜可二百四十岁、四百八十岁，但莫伤之也。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者，所以适身也。美色淑姿，不至思欲之惑者，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不求者，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不至于耽溺者，所以遵心也。凡此之物，本以养人，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为患，故圣贤垂戒惧，下才溺之、流遁忘返，用之失所，故修道之士皆令禁之，欲以检制之易也。故曰：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色使目盲，声使耳聋，馨令鼻塞，欲致心荡，味令口爽，苟能节宣得所。用之得宜，不减年寿，必得其益。此者譬犹水火，用之过当，反为害耳。人不知经脉损伤，血气不足，内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风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耶！凡远思羡慕伤人，忧恚悲哀伤人，情乐过差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爱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寒暖失节伤人，阴阳不交伤人，所伤者众，而独责房室为伤，可谓惑矣。是以男女相成，犹天地之相生也，所以导

养神K，使人不失其和。夫天地昼离而夜合，一岁之中三百六十交，故四时均而万物生，生生成成，不知穷极，所以天不失其动，地不失其静，气不失其和，物不失其生，而能长久也。夫人不能法天地之常而独执一隅，单景孤形，减衣绝食，自取死病，愚之甚也。去此修摄节宣之外，则有服元和之K，得其道则邪神不能入，此理身之本也。余含景思神历藏导引、吞饵服御之事千七百余条，及四时首向、责己谢过、卧起早晏之法，可以教初学之士，引进向善之门，渐正其心而徐息其罪咎，非便能致人得道也。若血脉枯竭，神K凋败，岂思神念真而能守之？固未知其益矣！此由愚人为道而求其末，不务其本也，又内不养神，外则劳形，元精渐虚，神K困竭而昼夜伏勤，诵读经诀，此亦无益也。既久不蒙效，则怨道无验，恨古人欺我，此又非也。我师云：‘节解韬形无为九室诸经万三千首，皆示以始涉之门庭耳，’采女具受诸要以教王，王试为之，皆有验。王行彭祖之道，亦寿三百余岁，但不能戒其妖淫耳。”其后采女亦不知所之，盖是得道者也。

○太阳女

太阳女者，姓朱名翼，得内修之要，吐纳之益，敷演五行之道，用之深妙，行之甚验。年二百八十岁，颜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肤充泽，眉鬓如画，光彩射人，视之如十七八者，奉事绝洞子。绝洞子姓李名修，能寅龙申虎之术，著书四十篇，名曰《道源》，在人间已数百岁。翼事之甚勤，尽得道要，戒之曰：“我之所修，以柔胜刚、弱制强。行之者，谨敬为本，如临深履危，御奔乘惊，差之毫厘，丧尔之荣，勤而守之，可以长生矣。”其后炼金液之丹，丹成服之，而俱得升天。

○太阴女

太阴女，姓嬴名金，为人聪达，智慧过群。学玉子之道，虽得其法，未能精微明。无其师，乃当道沽酒，密访其师焉。会太阳子过之，饮酒于其肆，见女词旨闲雅，礼节恭谨，乃叹曰：“彼行白虎腾蛇，我行青龙玄武。天下悠悠，知者为谁？”女闻之喜，使妹问客，土数为几，对曰：“南三北五东九西七中一耳。”妹还报，曰：“客大贤者，至得道人也，我始问一，已知五矣。”遂请入道室，进名饌嘉馐而享之，以问长生之要，太阳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饮神光之水，登玉子之魁纲，礼五行之秘宝，唯贤是亲，岂有所吝。”遂教以补导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时已二百岁矣，有小童之容也。太阳子姓禹名明，与王子为亲友。玉子得道，太阳子师而事之，曲尽服勤之礼，玉子门徒三千余人，唯太阳子终日昏醉，三百余年竟不精炼，玉子谓之曰：“汝当理身养命，为众贤之师，而低迷大醉，功业不修，大药不合，虽得千年，犹不免死，此凡庸所不为，况于达者乎？”乃改节炼丹，丹成服之，仙去

。在世五百余年，常有少容。玉子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周幽王知其有道，征之，不出，遂隐山得道也。

○太玄女

太玄女，姓颛名和，少丧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寿，惻然为忧。尝曰：“人之处世，一失不可复得，一死不可复生，况闻寿之限促，非修道不可以延其生也。”遂行访明师，洗心求道，得玉子之术，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时，单衣冰上而颜色不变，身体温暖，可至积日。又能徙官府宫殿城市屋宅于他处，视之无异，指之即失所在。门户棊柜有关钥者，指之即开，指山山摧，指树树折，更指即如故。将弟子行，所到山间，日暮以杖叩石，即石开，入其中，屋室床机帟帐厨廩供酒食如常。虽行万里，所在常尔。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涨天，嘘之即灭，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须臾之间，或为小儿，或为车马，无所不作，行三十六术，甚有其效，起死回生，救人无数，不知其何故，所服食亦无得其术者。颜色益少，鬓如鸦，忽白日升天而去。

○樊夫人

樊夫人者，刘纲之妻也。纲字伯鸾，仕为上虞令，亦有道术，能檄召鬼神禁制变化之道，亦潜修密证，人莫能知。为理尚清静简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无旱漂垫之害，无疫毒鸷暴之伤，岁岁大丰，远近所仰。暇日与夫人较其术用，俱坐堂上，纲作火烧客碓舍从东而起，夫人禁之，火即便灭。庭中两株桃，夫妻各咒一株，使之相斗击，良久，纲所咒者不胜数走出于篱外。纲唾盘中即成鲫鱼，夫人唾盘中成獭，食其鱼。纲与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纲禁之，虎伏不起，适欲往，虎号之，夫人径往其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视，夫人以绳缚虎，牵归系于床脚下。纲每共试术，事事不胜。将升天，县厅侧先有大皂荚树，纲升树数丈，力能飞举，夫人即平坐床上，冉冉如云气之举，同升天而去。

○东陵圣母

东陵圣母者，广陵海陵人也，适杜氏，师事刘纲学道，能易形变化，隐见无方。杜不信道，常恚怒之，圣母或行理疾救人，或有所之诣，杜恚之愈甚，告官讼之云：“圣母奸妖，不理家务。”官收圣母付狱，顷之已从狱窗中飞去，众望见之，转高入云中，留所著履一屦两在窗下，自此升天。于是远近立庙祠之，民所奉事祷祈立效。常有一青鸟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问所在，青鸟即集盗物，人之上路不拾遗，岁月稍久，亦不复尔。至今海陵海中不得为奸盗之事，大者即风波没溺，虎狼杀之，小者即病伤也。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女。山甫雍州人，入华山学道，精思服食，时还乡里省觐亲族，二百余年容状益少。每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来善恶功过，有如目击，又知将来吉凶，言无不中。见其外甥女体常多病，将药与之，女服药时，年已七十，稍稍还少，色如婴儿。汉帝遣使者行经西河，于城东见一女子笞一老翁，翁头鬓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问之，女子答曰：“此子是妾儿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隐居华山，愍妾多病，以神药授妾，妾服之渐复少壮。今此儿妾令服药，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乃恚之，故与杖尔。”使者问女及儿年各几许，女子答曰：“妾年二百三十岁，儿年七十矣。”女亦入隐华山，得仙而去。

●卷七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孀居无子，舍逆旅于十原亭。客来投憩，咸若还家，不异住客，还钱多少，未尝有言，客住经月，亦无所厌。粗衣粝食之外，所得施诸贫病。曾有少年住经月，举动异于常人，临去云：“我是东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道士徐道盛暂至蒙阴，于蜂城西遇一青羊车，车自住，见一小童子唤云：“徐道士前来。”道盛行进，去车三步许止，又见二童子年十二三许，齐著黄衣绛里，头上角髻，容服端正，世无比也。车中人遣一童子传语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还，应过蓬莱寻子乔，经太山检考召，意欲相见，果得子来。灵辔飘飘，玄岗峻峨，津驿有限，日程三千，侍对在近，我心忧劳，便当乘烟三清，此三子见送玄都，因汝为我谢东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余一，好相开度，过此无忧危也。”举手谢去，云太平相见。驰车腾游，极目而没，道盛还逆旅，访之，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见也。

○鲍姑

鲍姑者，南海太守鲍靓之女，晋散骑常侍，葛洪之妻也。靓字太玄，陈留人也，少有密鉴，洞于幽元，沉心冥肆，人莫知之。靓及妹并先世累积阴德，福逮于靓，故皆得道，姑及小妹并登仙品。靓学通经纬，后师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岳劾召之要，行之神验，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东晋元帝大兴元年戊寅，靓于蒋山遇真人阴长生，授刀解之术，累征至黄门侍郎，求出为南海太守，以姑适葛稚川。稚川自散骑常侍为炼丹砂求为句漏县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无病暴卒，太玄时对宾客，略无悲悼，葬于罗浮山，容色若生，人皆谓为尸解。靓还丹阳卒，葬于石子岗，后遇苏峻乱，发棺无尸，但有大刀而已。贼欲取刀，闻冢左右兵马之声，顾之惊骇，中间其刀訇然有声，若雷震之音，众贼奔走。贼平之后，收刀别复葬之，靓与妹亦得尸解之道，姑与稚

川相次登仙。

○孙寒华

孙寒华者，吴人孙奚之女也。师杜契，受玄白之要，颜容日少。周旋吴越诸山十余年，乃得仙道而去。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晋东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贞节丘园性多慈悯，以阴德为事，奚子每与一志，务于救人。大雪寒冻路，积稻及谷于园庭，恐禽鸟饿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华阳洞宫中也。

○韩西华

韩西华者，不知何许人也。慈爱于物，常行阴功，至于蛸翘微命，皆爱而护之。学道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中。

○窦琼英

窦琼英者，窦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葬枯骨为事，以活死为心，故祚及琼英，令行女仙，在易迁宫中。

○刘春龙

刘春龙、郭叔香，并不知何许人也。以其先世有阴德，故皆得遁化练景，入华阳易迁宫中。刘春龙、窦琼英、韩太华、李奚子，并天姿严丽，仪冠骇众，才识伟铄，皆得为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举之，不限男女也。

○赵素台

赵素台者，汉幽州刺史赵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济穷困，救王惠等族，殊有阴德数十年，熙得身诣朱陵，儿子得游洞天素台，在易迁宫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谓：“天下无复乐于此处也。”数微服游行，眇山泽以自足。易迁夫人者，乃其品也。

○傅礼和

傅礼和者，此地傅建之女也。举家奉佛，礼和常日日洒扫佛前，每发愿云：“独慕仙道。”常服五星精，身生光华，得道仙去。善为空洞之歌，歌则禽鸟翔舞而集，飞聚其前以听之，此乃至诚所感而获道也。

○黄景华

黄景华者，汉司空黄琼之女也。景华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后师韩君，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迁宫，位为协晨夫人，领九宫诸神女，亦总教授之。

○张微子

张微子者，汉昭帝大匠张庆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

去，在太元司命华阳含真台，师东华玉妃，受服雾气之道，云：“雾是山泽水火之华，金石盈气，久服之，能散形入空，与云雾合体。”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许人也。有救穷之阴德，度赵阜之急难，上感皇人，授其道要，今为朱陵嫔，数游三清，司命亦令听政也。

○王法进

王法进者，剑州临津县人也。孩孺之时，自然好道，家近古观，虽无道士居之，其嬉戏未尝轻侮于尊像，见必敛手致敬，若有凛惧焉。十余岁，有女官自剑州历外邑，过其家，父母以其慕道托女官，以保护之，与授正一延生，名曰法进，而专勤香火，护持斋戒，亦茹柏绝粒，时有感降。是岁三川饥歉，斛斗翔贵，死者十有五六，多采山芋野葛充饥，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禀仙骨，归心精诚，不忘于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于玉京也。”法进即随青童腾身凌虚，径达太帝之所，命以玉杯霞浆赐之，饮讫，帝谓之曰：“人禀五行之大体，天地之和气，得为人形，复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运四时之气，地禀五行之秀，生五谷百果以养于人。而人不知天地养育之恩，轻弃五谷，厌舍丝麻，使耕农之夫、纺织之妇身勤而不得饱，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劳，曾不爱惜，斯固神明所责、天地不也。近者地司岳渎日有奏，言人厌贱米麦，不贵衣食之本。我已敕太华之府收五谷之神，令所种不成，下民饥饿，因示责罚，以惩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觉悟，旋奉太上所敕，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恶民以害众善。虽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过之所起，因无忏，请首原之路，虚受其苦耳。汝当为无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于世告谕下民，使其悔罪，宝爱桑蚕，贵敬农事，惜五谷百果，知大道之养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于水火之用不可厌弃，衣食之养俭己约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爱之，神明护之，风雨顺调，家国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阴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灵宝清斋告谢天地法一卷，付之传行于世曰：“世人可相率幽山高静之处置斋悔谢，一年之内，春秋两为，春则祈于年丰，秋则谢于道力，如此则宿罪可除，谷父蚕母之神为置丰衍也。龙虎之年，复当召汝矣。”命青童送还其家，已三个月也，所受之书，即今灵宝清斋告谢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简易，与灵宝自然斋大率相类，但人间行之，立成征效，苟或几席器物小有轻慢油污者，营奉之人少有不公心者，即飘风骤雨，坏其坛筵，迅雷吼雷，毁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汉之人岁皆崇事，虽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战栗兢戒，肃恭擎跽，知奉其法焉。或螟蝗旱潦害稼伤农之处，众诚有率勉于修奉之处炷香告玄，旦夕响应，必臻其，与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较其征验

矣。巴南谓之清斋，蜀土谓之天功斋，盖一揆矣。法进以天宝十一年壬辰岁云鹤迎之而升天，此乃亦符龙虎之运神人之言矣。

○王氏

王氏者，中书舍人谢良弼之妻也，东晋右军逸少之后，会稽人也。良弼进士擢第，为浙东从事而婚焉，既而抱疾沉痾，历年未愈，良弼赴阙，竟不果行而加绵笃。时吴筠天师，游四明天台兰亭禹穴，驻策山阴，王氏之族谒而求救，为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护，乃诣天师受精修，焚香寂念，独处静室，志希晨飞，因绝粒咽气，神和体轻。时有奇香异云临映居第，仿佛真降密接灵仙，而人不知也，忽谓其女曰：“吾昔之所疾将仅十年，赖天师救之而续已尽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过往，忤之未尽。吾平生以俗态之疾，颇怀妒自，今犹心闭藏黑，未通于道，当须阴景炼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后方得蝉蜕耳。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柏木帐致尸于野中，时委人检校也。”是夕而卒，家人所殡如其言，凡事俭约，置其园林间，偃然如寐，亦无变改。二十年，有盗发殡，弃其形于地，隆冬之月，帐侧忽闻雷震之声，举家惊异驰行看之，及举其尸，则身轻如空壳，肌肤爪无不具备，右肋上有拆痕长尺余，即再收瘞为南岳夫人。尝言得道者上品白日升天，形骨俱飞上补真官，次者蜕如蛇蝉，亦形骨腾举，肉质登天，皆为天仙，不居山岳矣。良弼亦执弟子之礼，躬侍天师，仍与天师立传，详载其事迹矣。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黄灵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婴孺，道行高洁，世人号为花姑，蹠履徐行，奔马不及，不知何许人也。自唐初来往江浙湖岭间，名山灵洞无所不造，涉之处，或宿于林野，即有神灵卫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颠沛，远近畏而敬之，奉事之如神明矣。闻南岳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坛靖在临川郡临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坛，遂访求之，岁月且久，榛芜沦翳，时人莫得知之，以则天长寿二年壬辰冬十月诣洪都西山，谒道士胡超而问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为指南郭六里许有乌龟，原古有石龟，每犯田苗，被人击，其首折，则其处也。姑访之，见龟之左右坛迹宛然，立处当坛中矣，于其下得尊像油{雍龙}锥刀灯盏之类，因葺而兴之，复梦夫人指九曲池于坛南，访而获之，砖砌尚在。景云中，睿宗皇帝使道士叶善信将绣像幡花来修法事，仍于坛西建洞灵观，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泪明皇醮祭祈祷不绝，每有风雨，或闻箫管之声，凡是礼谒，必须严洁不尔，有蛇虎惊吼之异。时有云物如鸟群飞，垂带宜下坛上，攸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后非一而已。花姑兮灵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迹，汝须崇修。”俄闻异香从西来，姑累得嘉兆，躬申葺理，行宿洞口，闻声磬之音，虽荒梗多时，若有人接导。寓宿林莽，怡然甚安

，达明入山，果遇坛殿余址，遂立屋宇，闻步虚仙梵之响，环坛数里，有樵采不精洁者，必在怪异之惊。有野象中箭来投花姑，姑为拔之，其后每斋前，则御莲藕以献姑。开元九年辛酉岁，姑欲升华，谓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化之后，勿钉吾棺，只以绛纱幕覆棺上而已。”明日无疾而终，肌肤香洁，形气温暖，异香满于庭堂之内，弟子依所命，棺不钉，以绛纱覆之而已，忽闻雷震击纱，上有孔大如鸡子，棺中唯有被覆木简，屋上穿处可通人。座中奠瓜数日生蔓结实，如桃者二焉。每至忌辰，即风云郁勃，直入室内，明皇闻而骇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开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敕道士赍龙璧来醮，忽有白鹿自坛东出，至姑冢间而灭，即花姑葬空棺木简之处，又有五色仙蛾集于坛上，刺史张景佚以为圣德所感，立碑颂述。天宝八载己丑，以魏夫人上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大历三年戊申，鲁郡开国公颜真卿为抚州刺史，旧迹荒毁，阙入住持，召仙台观道士谭仙岩、道士黄道进二七人住洞灵观，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琼仙七人居仙坛院。颜公述仙坛碑而自书之，以纪其事迹焉。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仆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师奉何人，已数百岁，状貌常如二十四五岁矣，善禁咒之术。独游海内三江五岳，天台、四明、罗浮、括苍，名山胜赏，无不周遍，多宿岩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为豪僧数辈微词巧言，姑辄骂之，群僧激怒，欲以刃制之，词色愈敦。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弃家云水，不避蛟龙虎狼，岂惧汝鼠辈乎？”即解衣而卧，遽撤其烛，僧辈喜以为得志也。明日，姑理策出山，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缚，口禁不能言，姑去数里，僧乃如故。来往江表，吴人见之四十余年矣，颜色如旧，其行若飞，所至之处，人畏而敬之若神明矣，无敢以非正之意戏侮者。咸通初，谓贍县白鹤观道士萇云陶曰：“我先君仕历周隋，以方术闻名，阴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为福所及，亦延年长生耳。”以此详之，即实之才之女也。

○缙仙姑

缙仙姑者，长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余，容色甚少，于岳之下魏夫人仙坛精修香火十余年，孑然无侣。坛侧多虎狼，常人游者须结侣执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隐其间，曾无所畏。数年后，有一青鸟，形如鸠鸽，红顶长尾，飞来所居，自语曰：“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独栖穷林，命我为伴耳。”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缙，乃姑之圣祖也，闻姑修道勤至，将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时未至耳，宜勉于修励也。”每有人游山，必青鸟豫说其姓字，及其日一一皆验。又曰：“河南缙氏，王母修道之处，故乡之山也。”又一日，青鸟飞来曰：“今夕有暴客，无害，勿以为怖也。”其夕果十余僧来魏夫

人仙坛，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余，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则摇动，人多则屹然而住。是夜，群僧持火杖刃，将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僧不见，既出门，即推坏仙坛，轰然有声，山震谷裂，谓已颠坠矣，而终不能动，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远村者分散，九僧为虎噬杀。一僧推坛之时不同，其恶免为虎害。夫人仙坛俨然无损，姑亦无恙。岁余，青鸟语姑迁居仙所，因徙居湖南，鸟亦随之而他，人未尝会其语。相国文昭郑公畋自承旨学士左迁梧州牧，师事于姑，姑谓文昭公曰：“此后四海多难，人间不可久居，吾将卜隐九疑矣。”一旦遂去。

○广陵茶姥

广陵茶姥者，不知姓氏乡里，常如七十岁人，而轻健有力，耳聪目明，头发鬓黑。晋元南渡之后，耆旧相传见之百余年，颜状不改。每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争买，自旦至暮，所卖极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尝减少，人多异之。州吏以冒法系之于狱，姥乃持所卖茗器，自牖中飞去。（以上见《云笈七签》卷一一五）

●卷八

○南溟夫人

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等降，盖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彻、柳实二人同志访道，于衡山结庐栖遁，岁余相与适南，至广州合浦县登舟，将越海而济，南抵交址，维舟岸侧。适村人享神，箫鼓喧奏，舟人水工至于仆使皆往观焉，唯二子在舟中。俄尔飓风断缆，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几覆没者二三矣，忽泊一孤岛，风浪亦定，二子登岸，极目于岛上，见白王天尊像莹然在石室之内，前有金炉香烬而竟无人，二子周览怅望，见一巨兽出于波中，若有所察，良久而没，俄尔紫云涌于海面，弥漫三四里，中有大莲花，高百余尺，叶叶旋舒，内有帐幄绮绣错杂，虹桥阔数十尺，直抵岛上。有侍女捧香于天尊像前，炷香未已，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拔，愿示归路。侍女讶曰：“何遽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顷南溟夫人与玉虚尊师约，子可求而请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云白鹿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随此女谒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随侍女登桥，至帐前再拜稽首，以漂泛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师亦至，环坐奏乐，顷之进馔，尊师曰：“二客求人间馔以享之。”馔毕，尊师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讫，尊师告去，谓二子曰：“有道气，无忧归路也。合有灵药相赠，子分未合。当自有师，吾不当为子之师也，他日相见矣。”二子拜辞，尊师乘鹿而去。顷有武夫长十余丈，金甲执剑，进曰：“奉使天兵，清道不谨，法当显戮，今已行刑。”遂趋而没，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归路曰：“从百花桥去。”赠以玉壶，曰：“前程有

事，可叩此壶也。”遂辞夫人，登桥而去。桥长且广，栏干上皆异花；二子花间窥，见千虬万龙互相缴结而为桥矣，见向之巨兽，已身首异处，浮于波间。二子问所送使者斩兽之由，答曰：“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谓二客曰：“我不当为使送子，盖有深意欲奉托也。”衣带间解合子琥珀与之，中有物隐隐然若蜘蛛形，谓二子曰：“我辈水仙也，顷与番禺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岁，合弃之，夫人今与南岳郎君为子矣。中间回雁峰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与子所弄玉环与之而为，”使者隐却，颇以为怅望。二客持此合子于回雁峰庙中投之，若得玉环，为送岳庙，吾子亦当有答，慎勿开启。”二子受而怀之，又问：“玉虚尊师云：‘子自有师，’谁也？”曰：“南岳太极先生耳，自当遇之。”须臾桥尽，与使者相别，已达合浦之岸，问其时代，已十二年矣。于是将还衡山，中途馁甚，试叩玉壶，则珍味至，二子一食，不复饥渴。及还，妻已谢世，家人曰：“郎君溺海十余年矣。”自此二子益有厌俗之志，无复名宦之心，乃登衡岳，投合子于回雁峰庙，瞬息之间，有黑龙长数丈，激风喷电，折木拔屋，霹雳一声，庙宇立碎，战栗之际，空中有人以玉环授之，二子得环，送于岳庙，及归，有黄衣少年持二金合以酬二子曰：“南岳郎君持此还魂膏以报君也。家有毙者虽一甲子，犹可涂顶而活。”既受之而失其使。二子遂以膏涂活其妻。后因大雪见一樵叟负重凌寒，二子哀其老，以酒饮之，忽见其檐上有太极字，遂礼而为师，曰：“吾得神仙之道，列名太极矣，太上敕我来度子耳。”因见玉壶曰：“此吾贮玉液之壶，亡来数十甲子，甚喜再见。”遂以玉壶献之。二子随太极先生入朱陵宫祝融峰，历游诸仙府，与妻俱得升天之道。

○边洞玄

边洞玄者，范阳人女也。幼而高洁敏慧，仁慈好善，见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获之间，忘其饥渴。每霜雪凝沍鸟雀饥栖，必求米谷粒食以散喂之，岁月既深，鸟雀望而识之，或飞鸣前导，或翔舞后随。年十五，白其父母：“愿得入道修身，绝粒养气。”父母怜其仁慈且孝，未许之也。既笄，誓以不嫁，奉养甘旨，数年丁父母忧，毁瘠不食，几至灭性服阕。诣郡中女官，请为道士，终鲜兄弟，子无近亲，性巧慧，能机杼，众女官怜而敬之。纺织勤勤，昼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参香火之外，贮五谷之类，人或问之：“既不食，累年而贮米麦，何也？岂非永夜凌晨有饥渴之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于后庭散米谷以饷禽鸟，于宇内以饷鼠，积岁如之，曾无怠色。一观之内，女官之家，机织为务，自洞玄居，后未尝有鼠害于物，人皆传之，以为阴德及物之应也。性亦好服饵，或有投以丹药，授以丸散，必于天尊堂中焚香供养讫而后服之，往往为药所苦，呕逆吐痢至于疲剧，亦无所怨叹。疾

才已，则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宁挥解而至信之，心确不移也。苟遇岁饥，分所贮米麦以济于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负布囊入观卖药，众因问之所卖者何药也，叟曰：“大还丹，饵服之者长生神仙，白日长天。”闻之皆以为笑。叟面目<黑干>黑，形容枯槁，行步伛偻，声才出口，众笑谓之曰：“既还丹可致不死长生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邪？”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满，求仙者难得。吾不能自服便飞长冲天耳。”众问曰：“举世之人皆愿长生不死，延年益寿，人尽有心，何言求仙者难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修行，能好道复能修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声色所诱，名利所惑，奢华所乱，是非所牵，初心不变，如金如石者，难也，百千万人无一人矣，何谓好道也？”问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药，何不献之，令得长生永寿也？”叟曰：“天上大圣真人、高真上仙、与北斗七元君轮降人间以为天子，期满之日归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问曰：“既尽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阳太一南宫真人耳。”问答之敏，事异于人，发言如流，人不可测。逡巡暴风雷雨，递相顾视，惊悸异常，众人稍稍散去，叟问众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阴德，绝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问，径至洞玄之前曰：“此有还丹大药，远来相救，能服之邪？”洞玄惊喜，延坐问药须几钱，叟曰：“所直不多，五十万金耳。”洞玄曰：“此穷窘多年，殊无此钱，何以致药耶？”叟曰：“勿忧，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积聚五谷饷饲禽虫，以此计之，不啻药价也。”即开囊示之药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于药囊中自探之，洞玄以意于药囊中取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肠换血，十五日后方得升天，此乃中品之药也。”又于衣裾内解一合子大如钱，出少许药如桃胶状，亦似桃香，叟自于井中汲水调此桃胶，令吞丸药，叟喜曰：“汝之至诚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药，无复易肠换血之事，即宜处台阁之上，接真会仙，勿复居臭浊之室，七日即可以升天，当有天衣天乐自来迎矣。”须臾雨霁，叟不知所之。众女官奔诣洞玄之房，问其得药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诞，或叹其遭遇，相顾惊骇。由是郡众之人有知者，亦先驰往观之，于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愿登于门楼之上。”顾眄之际楼犹扃锁，洞玄告人曰：“我不于此。”语犹未终，已腾身在楼上矣，异香流溢，奇云散漫，一郡之内观者如堵，太守僚吏远近之人皆礼谒焉。洞玄告众曰：“中元日早必升天，可来相别也。”众乃致斋大会，七月十五日辰时，天乐满空，紫云翕郁，萦绕观楼，众人见洞玄升天，音乐导徒，幡旌罗列，直南而去，午时云物方散矣，太守众官具以奏闻。是日辰巳间，大唐明皇居便殿，忽闻异香纷郁，紫帔充庭，有青童四人导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进曰：“妾是幽州女道士边洞玄也

，今日得道升天，来以辞陛下。”言讫，冉冉而去。乃诏问，所部奏函亦丐骑驰至，与此符合，敕其观为登仙观，楼曰紫云楼，以旌其事。是岁皇妹玉真公主咸请入道，进其封邑及实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弥更勤笃焉，仍敕校书郎王端敬之为碑，以纪其神仙之盛事者也。

○黄观福

黄观福者，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自幼不食荤血，好清静，家贫五香，取柏叶柏子焚之。每凝然静坐无所营为，经日不以为倦，或食柏叶，饮水自给，不嗜五谷。父母怜之，听其率性任意，既笄，欲嫁之，忽谓父母曰：“门首水中极有异物。”常时多与父母说奇事先兆，往往信验，闻之固以为然，随往看水，果汹涌不息，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父母捞才鹿得一木像天尊，古昔所制，金彩已驳，状貌与女无异，水即澄清如旧，无复他物，便以木像置于路侧，号泣惊异而归。其母时来视之，忆念不已，忽有彩云仙乐导卫甚多，与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谓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过谪在人间，年限既毕，复归上天，无至忧患也。同来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大帝侍晨女，一是上清侍女，姓黄名观福。此去不复来矣。今年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遗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岁。”即留金数饼，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岁疫毒，黎民雅地尤甚，十丧三四，即麟德年也，今俗呼为黄冠佛，盖以不识天尊像仍是相传语讹，以黄观福为黄冠佛也。

○阳平治

阳平治谪仙妻，不知其名。九陇居人张守家甚富，有茶园在阳平化仙居山内，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男女佣工者杂之园，中有一少年赁为摘茶，自言无亲族，性甚了慧勤愿，守怜之，以为义儿。又一女年二十余，亦无亲族，愿为义儿之妇，孝义端恪，守甚善之。一旦，山水泛滥，市井路绝，盐酪既阙，守甚忧，新妇曰：“此可买耳。”取钱出门十数步，置钱树下，以杖扣树，得盐酪而归。后或有所要但令扣树取之，无不得者，其夫术亦如此。因与邻妇十数人于朋口市相遇，为买酒一碗与众妇，饮之皆醉，而碗中酒不减，远近传说，人皆异之。守请问其术受于何人，少年曰：“我阳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过，谪于人间，不久当去。”守曰：“洞府大小与人间城阙相类否？”答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飞精，谓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与世间无异。其中皆有仙王仙卿仙官，辅相佐之如世之职司。有得道之人及积功迁神反生之者，皆居其中，以为民庶。每年三元大节，诸天各有上真下游洞天，以观其所理善恶、人世死生兴废水旱风雨预关于洞中焉，其龙神祠庙血食之司皆为洞府所统也。二十四化之外，其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阳九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数。洞之仙曹如人间

郡县聚落耳，不可一一详记之也。”旬日之间，忽夫妇俱去。

○神姑

神姑者，卢眉娘是也，后魏北祖帝师卢景祚之后生而眉长且绿，因以为名。永口元年，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异，贡于京。卢眉娘幼而慧晤，能以一丝析为三缕，染彩于堂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像，而外列执幢捧节仙童不啻千数，其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灵香膏传之，则虬硬不断。顺宗皇帝叹其巧妙，二宫内谓之神姑，入内时方年十四，每日但食胡麻饭三二合。至元和中，宪宗皇帝嘉其聪慧，因赐金凤环以束其腕，久之不愿在宫掖，乃度为女道士，放归南海，赐号曰逍遥。数年不食，常有神人降会，一旦羽化，香气满室，将葬，举棺觉轻，撤其盖，唯旧履而已，往往人见乘紫云于海上。罗浮李象先作《卢逍遥传》，苏鹗载其事于《杜阳编》中焉。

○王奉仙

王奉仙者，宣州当涂县民家之女也，家贫，父母以纺绩自给。而奉仙年十三四因田中饷饭，忽见少年女十余人与之嬉戏，久之散去，他日复见如初，自是每到田中饷饭，即聚戏为常矣。月余诸女夜会其家，竟夕言笑，达晓方散，或携奇果，或设珍饌，非世所有。其房宇湫陋，来众虽多，不以为窄，父母闻其言笑，疑焉，伺而察之，复无所见，又疑袄魅所惑，诘之甚切，必托他词以对。自是诸女不复夜降，常昼日往来，或引其远游，凌空泛回无所不到，至暮乃返，仍不饮不食，日加殊异。一日将夕，母氏见其自庭际竹杪坠身于地，母益为忧悫，问其故，遂以所遇之事言之，父母竟未谕其本末。诸女剪奉仙之发，前露眉，后垂至肩，自此数年，竟不长，不食岁余，肌肤丰莹，洁若冰雪，螭首蛟颌，皓质明眸，貌若天人，智辩明晤，江左之人谓之观音焉。咸通末，相国杜公审权镇金陵，令狐公镇维扬，延诗供养，声溢江表。其后秦彦请留于江都，展师敬之，礼高士主，父怀杲正直倜傥，疑以为邪，诣而问之，奉仙欣然加敬，话道累日，主父问所论之理，颇合玄要。“何复有观音之目耶？”奉仙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嗤俗之徒加我以观音之号耳，然顷岁杜公搜于蓬茅之下，欲贡于宫掖之内，适以断免，未容归侍膝下，遂雪留寺中，闾巷不知，腾口虚誉，至有擎香捧烛施宝投金器，然经年莫知窜免。而今日遂其修养，不拘闭于后庭者，亦是真仙，冥断发齐颌之明效也。得不自以为慰喜耳，且名之与道，两者无滞。庄生云：“人以我为牛而我为牛，人以我为马而我为马，忘形体真者，不以名为累也。”故亦不鄙人尔。且某所见之女，年可十八九，容貌异常，著云霞锦绣大袖之衣，执持者仙花灵草，吟咏者仙经洞章，所话乃神仙长生度世之事，随其所行逍遥迅速不知其倦，所到天宫仙

阙、金楼玉堂、修廊广庭、芝田云圃，神禽天兽、珍木灵芳非世间所睹，过星汉之上，不知几千万里，朝谒天尊，天尊处广殿之中，羽卫森列，告奉仙曰：‘汝寄生人世，五十年后当还此。’敕左右以玉浆一杯见赐，饮毕，戒曰：‘百谷之实，草木之果，食之杀人，夭汝年寿，特宜绝之。’是以不食二十年矣。夫天尊行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万物，覆育周遍，如世人之父也。释迦行化世上，劝人止恶，诱人求福，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儒典行于人间，示以五常，训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婴儿，但识其母不知有兄父之尊，故常常之徒知道者稀，尊儒者寡，不足怪也。且所见天上之人，男子则云冠羽服，或草髻青襟，女子则金翘翠宝，或三鬟双角，手执玉笏，项负圆光，飞行乘空，变化莫测，亦有龙麟鸾鹤之骑，羽幢虹节之仗，如人间帝王耳，了不见有菩萨佛僧之像也。”因出其所供养图绘甚多，率是天人帝王道君飞仙之状，亦无僧佛之容焉。自咸通迄光启四十年间，游淮浙之宛陵，所至之处，观者云集，其警俗也，常以忠孝贞正之道，清净俭约之言，修身密行之要，故远近瞻敬。凡金宝货委之于前，所施亿万，皆弃之去，而未尝顾也。虽三淮沸浪，四野腾烟，栖止自若，曾不为患。其有拥众威悍如孙儒赵宏毕师铎，欲以不正逼之，白刃协之，及睹其神貌，不觉折腰，屈膝伸弟子之礼。后与二女弟俱入道，居洞庭山。光启初，迁余杭界千顷山，山下之人为隶华宇以居之，岁余无疾而化，年四十八，有云鹤异香之瑞，果符五十年之言矣。况其不食三十年，童颜雪肌，常若处子，非金丹玉液之效，岂能与于此哉！又往往神游天界，端坐逾月，或下察地府冥关之事，坐见八极，多与有道者言之。世人不知，以为坐忘耳，乃南极元君及东陵圣母之俦侣者乎！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冯徽之妻也，道号玄同，适冯徽二十年乃言素志，托疾独处，誓焚香念道持《黄庭经》日三两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内，将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庑，香风飒然。时当初秋，残暑方甚，而清凉虚爽飒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虚元君主领南方下教之籍，命诸真大仙于四海之外、六合之内、名山大川有志慕长生、心冥真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为地司累奏简在紫虚之府，况闻女子立志，元君尤嘉其用心，即日将亲降于此。”如是凡五夕，焚香严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元君与侍女群真二十七人降于其室，玄同拜迎于门，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黄庭填神存修之旨，赐九华之丹一粒，使“八年后吞之，当遣玉女飏车迎汝于嵩岳矣。”言讫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静神往往不食，虽真仙降眄，光景烛空，灵风异香，云敖钧乐奏于其室，冯徽亦不知也。徽以玄同别室修道邈不可亲，愚媚之怀常加毁笑，每获东陵之疑矣。洎广明庚子之岁大寇犯阙，衣纓奔窜所在偷安，冯与玄

同寓迹于常州晋陵，存注不辍，益用虔恭。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直渚口，欲抵别墅，亲邻女伴数人乘流之际，忽见河滨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候，玄同舟楫之至也，四境多虞所在寇盗，舟人见之惊骇不进，玄同曰：“无惧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挥曰：“未也，犹在春中私第，去无速也。”其官吏遂各散去，而同舟者虽见，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玄同沐浴，饵紫虚所赐之丹，二仙女密降其室，促嵩高之行，是月十四日示以有疾，一夕终于私第。有仙鹤三十六只翔集室宇之上，玄同形质柔暖，状若生人，额中灵然白光一点，良久化为紫气，沐浴之际，玄发重生，立长数尺。十五日夜，云彩满室，忽闻雷电震霁之声，棺盖飞起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衾而已，异香云鹤浹旬不去。浙西节度使相国周宝奏曰：“伏闻赵夫人登遐之日，玉貌如生，陶先生厌世之时，异香不绝，同其羽化，录在仙经，岂谓明时复睹斯事，伏以冯徽妻薛氏早抛尘俗，久息玄门神仙秘密之书，能采奥旨女子铅华之事，不挠冲襟，非绝粒茹芝，守真见素，履圣世无为之化，穷玄元守一之规，不然者安得方念鼓盆灵禽叠，降正悲鸾镜玄发重生，雷电显祥，云霞表异，天回而但闻丝竹，棺空而唯有衣衾，谪来暂住人间，仙去却归天上。事传千古，美称一时，虽属郡之休祲，乃国朝之盛事，臣忝分优寄，辄具奏闻，干冒天廷，无任战越，喜驾之至。”是岁二月十五日奏于成都行在，敕曰：“惟天法道，著在仙经，上德勤修，玄功是致，览兹申奏，颇叶殊祥，同魏氏之登仙，比花姑之降世，光乎郡县，焕我国朝，宜付史官编于简册，仍委本道以上供钱，于其住处修金道场，以答上玄，用伸虔感者。”时驻蹕成都之三年也。

（以上见《云笈七签》卷一一六）

●卷九

○魏夫人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名华存，字贤安。幼而好道，静默恭谨，读庄老，三传五经百氏，无不该览。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举，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亲戚往来，一无关见，常欲别居闲处，父母不许。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文，字幼彦。生二子，长曰璞，次曰瑕。幼彦后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弥笃，二子粗立，乃离隔宇室，斋于别寝。将逾三月，忽有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来降。褒谓夫人曰：“闻子密纬真气，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虚天王，即汝之师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来矣。”景林真人曰：“虚皇鉴尔勤感，太极已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闻上道内法（法字原阙，据明钞本补）晨景玉经

者，仙道无缘得成，后日当会滌山中，尔谨密之。王君乃命侍女华散条、李明兑等，便披云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素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经，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

”王君因告曰：“我昔于此学道，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宝经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为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即南极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台，乃清虚之别宫耳。”于是王君起立北向，执书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虚微入道，上清玉晨，褒为太帝所敕，使教于魏华存。是月丹良，吉日戊申，谨按宝书，神金虎文，大洞真经，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于阳明西山，受真人太师紫元夫人书也。华存当谨按明法，以成至真，诵修虚道，长为飞仙。有泄我书，族及一门，身为下鬼，塞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华存，祝毕。”王君又曰：“我受秘诀于紫元君，言听教于师云，此篇当传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获之，太帝命焉。此书自我当七人得之，以白玉为简，青玉为字。至华存则为四矣。”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令昼夜存念。读之万遍后，乃能洞观鬼神，安适六府，调和三魂五脏，主华色，反婴孩，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弹琴击钟吹箫，合节而发歌，歌毕，王君乃解摘经中所修之节度，乃宝经之指归，行事之口诀诸要备讫，徐乃别去。是时，太极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联涓弹九气之敖，青童命东华玉女烟景珠击西盈之钟，谷袖王命神林玉女贾屈廷吹凤唳之箫，青虚真人命飞玄玉女鲜于虚拊九合玉节，太极真人发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讽晨启之章，清虚咏驾飏之词。既散后，诸真元君，日夕来降，虽幼彦隔壁，寂然莫知。其后幼彦物故，值天下荒乱，夫人抚养内外，旁救穷乏，亦为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将乱，携二子渡江。璞为庾亮司马，又为温太真司马，后至安成太守，遐为陶太尉侃从事中郎将。夫人自洛邑达江南，盗寇之中，凡所过处，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斋静，累感真灵，修真之益，与日俱进。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王君复与青童、东华君来降，授夫人成药二剂，一曰迁神白骑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灵丸，使顿服之。称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飏车来迎，夫人乃托剑化形而去，径入阳洛山中。明日，青童君、太极四真人、清虚王君令夫人清斋五百日，读《大洞真经》，并分别真经要秘，道陵天师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之诀。众真各至训，三日而去。道陵所以遍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当为女官祭酒，领职理民故也。夫人诵经万遍，积十六年，颜如少女。于是龟山九虚太真金母、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共迎夫人白日升天。北诣上清宫玉阙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黄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阙后圣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天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

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主下训奉道，教授当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锡事毕，王母及金阙圣君、南极元君各去，使夫人于王屋小有天中，更斋戒二月毕。九征元君、龟山王母、三元夫人众诸真仙，并降于小有清虚上。宫绛房之中，时夫人与王君为宾主焉，设琼酥玉酒，金觞四奏，各命侍女陈钧成之曲。九灵合节，八音灵际，王母击节而歌，三元夫人弹云敖而答歌，余真各歌。须臾，司命神仙诸隶属及南岳迎官并至，虎旗龙辇，激耀百里中。王母诸真乃共与夫人东南而行，俱诣天台霍山台，又便道过句曲金坛茅叔申，宴会二日二夕，共适于霍山。夫人安驾玉宇，然后各别。初，王君告夫人曰：“学者当去疾除病。”因授甘草谷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隶书小有王君并传，事甚详悉。又述《黄庭内景注》，叙青精个饭方，后屡降茅山。子璞后至侍中，夫人令璞传法于司徒琅琊王舍人杨羲、护军长史许穆、穆子玉斧，并皆升仙。陶贞白《真诰》所呼南真，即夫人也。以晋兴宁三年乙丑降杨家，谓杨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见血肉，见虽避之，不如不见。”又云：“向过东海中，波声如雷。”又云：“裴清灵真人锦囊中有《宝神经》，昔从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宫定本，即是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天真珍文尽藏其中也。因授书云：‘若夫仰掷云轮，总轡太空，手携宵烟，足陟王庭，身升帝阙，披宝翕青，论九玄之逸度，沉万椿之长生。真言玄朗，高谭玉清。今则回灵尘埃，训我弟子，周日五浊，劳神臭腥。子所营者道，研咏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虑斯荡散，念且慎之。’仍云：“河东桐柏山之西头，适崩二百余丈。吾昨与茅叔申诣清虚宫，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顿落四十七人，复上者三人耳。固当洗心虚迈，勤注理尽，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隐矣。但在庄敬丹到，而绝淫色之念也。若抱淫欲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官所落，皆此辈也。岂止落名生籍，方将被考于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贵无邪，栖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顺之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当困烦以领无耳，为道者精则可矣，有精而不勤，能而不专，无益也。要在吝心消豁，秽念疾开，可以数看东山，勤望三秀，差复益耳。言者性命之全败，信者得失之关龠，张良三期，可谓笃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显或隐，托体遗迹者，道之隐也。昔有再酣琼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烂，鹿皮公吞玉华而流虫出户，贾季子咽金液而臭闻百里，黄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乔岭之暮。李玉服云散以潜升，犹头足异处，墨狄饮虹丹以没水，宁生服石脑而赴火，务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纳气而肠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胜纪。微乎得道，趣舍之迹，固无常矣。保命君曰：‘所谓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死也。’南真曰：‘入死必视其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皱者，亦尸解也。目落不光（明钞本作目光不落），无异生人者，尸解也

，尽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若非尸解之例，死经太阴暂过三官者，肉脱脉散，血沉灰烂，而五脏自生，骨如玉，七魄营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当血肉再生，复质成形，必胜于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炼形。太阴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阴炼身形，胜服九转丹。形容端且严，面色似灵云。上登太极阙，受书为真人。’是也。若暂游太阴者，太一守尸，三魂营骨，七魄侍肉，胎灵录气，皆数满再生而飞天。其用他药尸解，非是灵丸者，即不得返故乡，三官执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殓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无者，有衣结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脱而形飞者，有头断已死乃从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为上，夜半解者为下。向晚向暮去者，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灾逼祸生形坏气亡者，似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层巢颓枝而坠落，百胜失于一败，惜乎！通仙之才，安可为二竖子而致毙耶。智以无涯伤性，心以欲恶荡真，岂若守根静中，栖研三神，弥贯万物，而洞玄镜寂，混然与泥丸为一，而内外均福也。真人归心于一，任于永信，心归则正，神和信顺，利真之兆，自然之感，无假两际也。若外见察观之气，内有愠结之晒，有如此者，我见其败，未见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师，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进，武解倍之。世人勤心于嗜欲，兼味于清正，华目以随世，畏死而希仙者，皆多武解，尸之最下也。”夫人与众真吟诗曰：“玄感妙象外，和声自相招。灵云郁紫晨，兰风扇绿轺。上真宴琼台，邈为地仙标。所期贵远迈，故能秀颖翘。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辽。人事胡可预？使尔形气消。”夫人既游江南，遂于抚州并山立静室，又于临汝水西置坛宇。岁久羌梗，踪迹殆平。有女道士黄灵徽，年近八十，貌若婴孺，号为花姑。特加修饰，累有灵应。夫人亦寓梦以示之，后亦升天。玄宗敕道士蔡伟编入《后仙传》。大历三年戊申，鲁国公颜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纪其事焉。（《太平广记》卷五八，云出《集仙录》及《本传》）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山顶石龟，其广数亩，高三仞，其侧有梯磴，远皆见。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减耗，祠内有玉石马一匹焉。（《太平广记》卷五九）

○南阳公主

汉南阳公主，出降王咸，属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虚，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为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谓咸曰：“国危世乱，非女子可以扶持，但当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远嚣竞，必可延生。若碌碌随时进退，恐不

可免于支离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曰龟俯世禄，未从其言。公主遂于华山结庐，栖止岁余，精思苦切，真灵感应，遂舍庐室而去。人或见之，徐徐绝壑，秉云气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升层巔，涕泗追望，漠然无迹，忽于岭上见遗朱履一双，前而取之，已化为石，因谓为公主峰。潘安仁为记，行于世。（《太平广记》卷五九）

○程伟妻

汉期门郎程伟妻，得道者也，能通神变化，伟不甚异之。伟当从驾出行，而服饰不备，甚以为忧，妻曰：“止阙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两匹缣，忽然自至。伟亦好黄白之术，炼时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药少许，以器盛水银，投药而煎之，须臾成银矣。伟欲从之受方，终不能得，云：“伟骨相不应得。”逼之不己，妻遂蹶然而死，尸解而去。（《太平广记》卷五九）

○张玉兰

张玉兰者，天师之孙、灵真之女也，幼而洁素，不茹荤血。年十七岁，梦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缭绕数十尺，随光入其口中，觉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责之，终不言所梦，唯侍婢知之。一旦谓侍婢曰：“吾不能忍耻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无疾而终，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违，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莲花，自其腹而出，开其中，得素金书本际经十卷，素长二丈许，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将非人功。玉兰死旬月，常有异香，乃传写其经而葬玉兰。百余日，大风雷雨，天地晦螟，失经，其玉兰所在坟圻自开，棺盖飞在巨木之上，视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温江县女郎观是也。三月九日是玉兰飞升之日，至今乡里常设斋祭之。灵真即天师之子，名衡，号曰嗣师，自汉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于阳平化白日升天。玉兰产经得道，当在灵真上升之后，三国纷兢之时也。（《太平广记》卷六〇）

○王妙想

王妙想，苍梧女道士也。辟谷服气，住黄庭观边之水傍，朝谒精诚，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云物之异，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尝言之于人。如是岁余，朔旦忽有音乐，遥在半空，虚徐不下，稍久散去。又岁余，忽有灵香郁烈，祥云满庭，天乐之音，震动林壑，光烛坛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ピ翕乱眼，不可相视。须臾，千乘万骑，悬空而下，皆乘麒麟凤凰、龙鹤天马，人物仪卫数千，人皆长丈余，持戈戟兵杖，旌幡幢盖。良久，乃鹤盖凤车，导九龙之辇，下降坛前。有一人羽衣宝冠，佩剑曳履，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群仙拥从亦数百人，妙想即往视谒，大仙谓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劳厌万国，养道此山，每欲诱教后进，使世人知道无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经所谓修之

于身，其德乃具，此盖修之自己，证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睹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余岁，始终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贞神，遵禀玄戒，汝亦至矣。若无所成证，此乃道之弃人也。《玄经》云：‘常善救物，而无弃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单微，道气浮浅，不能精专于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气未应，而已中怠。是人自弃道，非道之弃人也。汝精诚一至，将以百生千生，望于所诚，不怠不退，深可悲愍。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经》，理国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乾坤、通九天、贯万物，为行化之要、修证之本，不可譬论而言也。吾常铭之于心，布之于物，弘化济俗，不敢斯须辄有怠替，至今禀奉师匠，终劫之宝也。但世俗浮诈迷妄者多，嗤谦光之人，以为懦怯；轻退身之道，以为迂劣；笑绝圣弃智之旨，以为荒唐；鄙绝仁弃义之词，以为劲捷，此盖迷俗之不知也。玄圣之意，将欲还淳复朴，崇道黜邪，斜径既除，至道自显，淳朴已立，浇兢自祛，此则裁制之义无所施，兼爱之慈无所措，昭灼之圣无所用，机谲之智无所行。天下混然，归乎大顺，此玄圣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伪，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静理，则万绪交驰矣；道化不得以坦行，则百家纷竞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洁己，独善其身，能以至道为师资，长生为归趣，亦难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学勤笃，暂来省视。尔天骨宿禀，复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于民间，年尚冲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于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国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国曰扬州。上直牛斗，下瞰淮泽，入十龙之门，泛昭回之河，瓠瓜之津，得水源号方山。四面各阔千里，中有玉城瑶阙，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峰，峰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复始，溯上于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使我导九州，开八域，而归功此山。山有三宫，一名天帝宫，二名紫微宫，三名清源宫。吾以历数既往，归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镇于此。常以久视无为之道，分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诸天上圣，高真大仙，愍劫历不常，代运流转，阴阳倚伏，生死推迁，俄尔之间，人及阳九百六之会，孜孜下教，以救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系念存心，百万中无一人勤久者，天真悯俗，常在人间，隐景化形，随方开悟，而千万人中无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余。’多是初勤中惰，前功并弃耳。道岂负于人哉！汝布宣我意，广令开晓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宫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宝玉五金，灵芝神草，三天所镇之药，太上所藏之经，或在石室洞台，云崖嵌谷，故亦有灵司主掌，巨虬猛兽，蛇毒龙，以为备卫。一曰长安峰，二曰万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宝峰，六曰广得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宣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宫阙，各为理所。九水者，一曰银花

水，二曰复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许泉，五曰归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晋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无穷。山中异兽珍禽，无所不有，无毒螫鸷之虫，可以度世，可以养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来，未尝游览四表，拂衣尘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峦，固不可得而知也。吾为汝导之，得不勉之、修之，伫驾景策空，然后倒景而研其本末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经及驻景灵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黄庭观。十年后，妙想白日升天，兹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营道县。（出《太平广记》卷六一）

○成公智琼

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字义起，以嘉平中夕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人，姓成公，字智琼，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觉而钦想，如此三四夕。一旦显然来，驾辎车，从八婢，服罗绮之衣，姿颜容色，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车上有壶，清白琉璃，饮啖奇异，饌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盖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常可得驾轻车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缁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曰：“飘摇浮勃逢，敖曹云石滋。芝英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降，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举。又著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杨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取妇之后，分日而燕，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也。每超当有行来，智琼已严驾于门，百里不移两时，千里不过半日。超后为济北王门下掾，文钦作乱，魏明帝东征，诸王见移于邺宫，宫属亦随监国西徙，邺下狭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独卧，智琼常得往来，同室之人，颇疑非常。智琼止能隐其形，不能藏其声，且芬香之气，达于室宇，遂为伴吏所疑。后超尝使至京师，空手入市，智琼给其五匣弱緋，五端，采色光泽，非邺市所有。同房吏问意状，超性疏辞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监国，委曲问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责也。后夕归，玉女已求去曰：“我神仙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啖，发簏，取织成裙衫两裆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零溜漓，肃然升车，去若飞流，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去后积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济北鱼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智琼，驱驰前至

，视之果是，遂披帷相见，悲喜交至，授绶同乘至洛，克复旧好。至太康中犹在，但不日月往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来，来辄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赋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验，如弦氏之归，则近信而有征者，甘露中，河济间往来京师者，颇说其事，闻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游东土，论者洋洋，异人同辞，犹以流俗小人，好传浮伪之事，直谓讹谣，未遑考核，会见济北刘长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亲见义起，受其所言，读其文章，见其衣服赠遗之物，自非义起凡下陋才所能构合也。又推问左右知识之者，云：‘当神女之来，咸闻香薰之气，言语之声。’此即非义起淫惑梦想明矣。又人见义起强甚，雨行大泽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无不羸病损瘦，今义起平安无恙，而与神人饮燕寝处，纵情兼欲，岂不异哉！”（《太平广记》卷六一）

○庞女

庞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虚，每云：“我当升天，不愿住世。”父母以为戏言耳，因行经东武山下，忽见神仙飞空而来，自南向北，将逾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进。仙人亦至山顶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楼，宫珠殿，弥满山顶。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来至女前，召女升宫阙之内。众仙罗列，仪仗肃然，谓曰：“汝有骨，当为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灵宝赤书五篇真文，按而行之，飞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于此，证位高真，可不勤耶！”既受真文，群仙亦隐，十年之后，白日升天。其所遇天真处东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后道士张方，亦居此山，于石室中栖止，常有赤虎来往室外，方不为惧，亦得道升天，庞女一本作逢字。（《太平广记》卷六一）

○褒女

褒女者，汉中人也。褒君之后，因以为姓，居汉沔二水之间，幼而好道，冲静无营。既笄，浣纱于沔尽水上，云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责之，忧患而疾，临终谓其母曰：“死后见葬，愿以牛车载送西山之上。”言讫而终。父母置之车中，未及驾牛，其车自行，逾沔汉二水，横流而渡，直上沔尽口平元山顶，平元即沔尽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见五云如盖，天乐骇空，幢节导从，见女升天而去，及视车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祷俱验，今沔尽口山顶有双辙迹犹存。其后陈世安亦于此山得道，白日升天。（《太平广记》卷六一）

○李真多

李真多，神仙李脱妹也。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往来八百余年，因号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时，居来广汉栖玄山，合九华丹成，云游五岳十洞二百余年，于海上遇飞阳君，授水木之道，还归此山，炼

药成。又去数百年，或隐或显，游于市朝。又登龙桥峰，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于此山学道，故世人号此山为三学山，亦号为贤山。盖因八百为号，丹成试之，抹于崖石上，顽石化玉，光彩莹润，试药处于今尚在，人或凿崖取之，即风雷为变。真多随兄修道，居绵竹中，今有真多古迹犹在，或来往浮山之侧，今号真多化，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水而浮。真多幼挺仙姿，耽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贞之要，行之数百年，状如二十许人耳，神气庄肃，风骨英伟，异于弱女之态，人或见之，不敢正视。其后太上老君与玄古三师，降而度之，授以飞升之道，先于八百白日升天。化侧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仙炼丹砂之泉。浮山亦名万安山，上有二师井，饮之愈疾，今以真多之名，故为真多化也。八百又于什邡仙居山，三月八日白日升天。（《太平广记》卷六一）

○鲁妙典

鲁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洁，不食荤饮酒。十余岁，即谓其母曰：“旦夕闻食物臭浊，往往鼻脑疼痛，愿求不食。”举家怜之，复知服气饵药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乐，因谓母曰：“人之上寿，不过百二十年，哀乐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岂可复埋没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过之，授以《大洞黄庭经》，谓曰：“《黄庭经》，扶桑大帝君宫中金书，诵咏万遍者，得为神仙，但在劳心不倦耳。”经云：“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已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已却老年永延。”居山独处，咏之一遍，如与十人为侣，辄无怖畏。何者？此经召集身中诸神，澄正神气，神气正则外邪不能干，诸神集则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气正心清，则彻见千里之外，纤毫无隐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丧，自弃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责，亦将流荡生死，苦报无穷也。”妙典奉戒受经，入九嶷山，岩栖静默，累有魔试，而贞介不挠。积十余年，有神人语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总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处麓床，可以栖庇风雨，宅形念贞，岁月既久，旋皆朽败，今为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灵药，白日升天。初，妙典居山，峰上无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长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铁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并在上。仙坛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及（及原作各，据明钞本改）古镜一面，大三尺，钟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来，并妙典升天所留之物，今在无为观。（《太平广记》卷六二）

●卷十

○骊山姥

骊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

虎口岩石室中，得黄帝阴符本，绢素书，緘之甚密，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以糜烂，箠抄读数千遍，竟不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鬢髻当顶，余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言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箠闻之惊，前问曰：“此黄帝阴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计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计一千八十年矣，少年从何而知？”箠稽首载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请问玄义，使箠正立，向明视之曰：“受此符者，当须名列仙籍，骨相应仙，而后可以语至道之幽妙，启玄关之锁钥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月角，血脉未减，必影不偏，性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岁，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一通，贯于杖端，令箠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于是命坐，为说阴符之义曰：“阴符者，上清所秘，玄台所尊，理国则太平，理身则得道，非独机权制胜之用，乃至道之要枢，岂人间之常典耶！昔虽有暴横，黄帝举贤用能，诛强伐叛，以佐神农之理，三年百战，而功用未成，斋心告天，罪己请命。九灵金母命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后能通天达诚，感动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机，赐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书乃行于世。凡三百余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术；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国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战胜之术，皆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观其精妙，则黄庭八景，不足以为玄；察其至要，则经传子史，不足以为文；较其巧智，则孙吴韩白，不足以为奇。一名黄帝天机之书，非奇人不可妄传，九窍四肢不具、慳贪愚痴、骄奢淫佚者，必不可使闻之。凡传同好，当斋而传之，有本者为师，受书者为弟子，不得以富贵为重、贫贱为轻，违之者夺纪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写一本，藏名山石岩中，得加算，本命日诵七遍，益心机，加年寿，出三尸，下九虫，秘而重之，当传同好耳。此书至人学之得其道，贤人学之得其法，凡人学之得其殃，职（明钞本、陈校本职作识）分不同也。经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盖泄天机也。泄天机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讫，谓箠曰：“日已晡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袖中出一瓠，令箠于谷中取水，既满，瓠忽重百余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树下，失姥所在，惟于石上留麦饭数升，怅望至夕，不复见姥。箠食麦饭，自此不食，因绝粒（粒字原阙。据明钞本、许刻本补）求道，注阴符，述二十四机，著太白阴经，述中台志阃外春秋，以行于世，仕为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太平广记》卷六三）

○杨正见

杨正见者，眉州通义县民杨宠女也，幼而聪悟仁悯，雅尚清虚。既笄，父母媵同郡王生，王亦钜富，好宾客。一旦舅姑会亲故，市鱼，使正见为脍，宾

客博戏于厅中，日昃而盘食未备，正见怜鱼之生，盆中戏弄之，竟不忍杀。既晡矣，舅姑促责食迟，正见惧，窜于邻里，但行野径中，已数十里，不觉疲倦，见夹道花木，异于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愍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侧。其居无水，常使正见汲涧泉，女冠素不食，为正见故，时出山外求粮，以贍之，如此数年。正见恭慎勤恪，执弟子之礼，未尝亏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儿，洁白可爱，才及年余，见人喜且笑，正见抱而抚怜之，以为常矣，由此汲水归迟者数四。女冠疑怪而问之，正见以事白，女冠曰：“若复见，必抱儿径来，吾欲一见耳。”自是月余，正见汲泉，此儿复出，因抱之而归，渐近家，儿已僵矣，视之尤如草树之根，重数斤，女冠见而识之，乃茯苓也，命洁甑以蒸之。会山中粮尽，女冠出山求粮，给正见一日食，柴三小束，谕之曰：“甑中之物，但尽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辄视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风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归。正见食尽饥甚，闻甑中物香，因窃食之，数日俱尽。女冠方归，闻之叹曰：“神仙固当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坏道，汝岂得尽食灵药乎！吾师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自此正见容状益异，光彩射人，常有众仙降其室，与之论真宫天府之事。岁余，白日升天，即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谓其师曰：“得食灵药，即日便合登仙，所以迟回者，幼年之时，见父母拣税钱输官，有明净圆好者，窃藏二钱玩之，以此为隐藏官钱过，罚居人间更一年耳。”其升天处，即今邛州蒲江县主簿化也，有汲水之处存焉。昔广汉主簿王兴，上升于此。（《太平广记》卷六四）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义女也，年十七，神姿艳冶，寡于饮膳，好静守和，不离于世。乡里以其容德，皆谓之上仙之人，故号曰上仙。忽一旦紫云垂布，并天乐下于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升天。父母素愚，号哭呼之不己，去地数十丈，复下还家，紫云青童，旋不复见。居数月，又升天如初，父母又号泣，良久复下。唐开元中，天子好尚神仙，闻其事，诏使征入长安。月余，乞还乡里，许之，中使送还家，百余日复升天，父母又哭之，因蜕其皮于地，乃飞去。皮如其形，衣结不解，若蝉蜕耳，遂漆而留之，诏置上仙、唐兴两观于其居处，今在州北十余里，涪江之滨焉。（《太平广记》卷六四）

○谢自然

谢自然者，其先兖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举孝廉，乡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试秘书省校书表为从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颖异，不食荤血，年七岁，母令随尼越惠，经年以疾归。又令随尼日朗，十月求还

，常所言多道家事，词气高异。其家在大方山下，顶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礼，不愿却下，母从之，乃徙居山顶，自此常诵道德经、黄庭内篇。年十四，其年九月，因食新稻米饭，云：“尽是蛆虫。”自此绝粒，数取皂荚煎汤服之，即吐痢困剧，腹中诸虫悉出，体轻目明，其虫大小赤白，状类颇多，自此犹食柏叶，日进一枝。七年之后，柏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饮水。贞元三年三月，于开元观诣绝粒道士程太虚，受五千文紫灵宝。六年四月，刺史韩侂至郡，疑其妄，延入州北堂东阁，闭之累月，方率长幼，开钥出之，肤体宛然，声气朗畅，倘即使女自明师事焉。先是，父寰旅游多年，及归，见自然修道不食，以为妖妄，曰：“我家世儒风，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锁闭堂中四十余日，益加爽秀，寰方惊骇焉。七年九月，韩侂舆于大方山，置坛，请程太虚具三洞。十一月，徙自然居于州郭。贞元九年，刺史李坚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愿依泉石。”坚即筑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窞，水灌其口中，可澡饰形神，挥斥氛泽。自然初驻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称头陀，衣服形貌，不类缁流，云：“速访真人。”合门皆拒之，云：“此无真人。”头陀但笑耳。举家拜之，独不受自然拜，施钱二百，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条，受之，云：“后会日当以此相示。”须臾出门，不知所在，久之，当午有一大蛇，围三尺，长丈余，有两小白角，以头枕房门，吐气满室，斯须云雾四合，及雾散，蛇亦不见。自然所居室，唯容一床，四边才通人行，白蛇去后，常有十余小蛇，或大如臂，或大如股，旦夕在床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气，或有声，各各盘结，不相毒螫。又有两虎，出入必从，人至则隐伏不见，家犬吠虎凡八年。自迁居郭中，犬留方山，上升之后，犬不知所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床，或辄诣其中，必有变异，自是呼为仙女之室。常昼夜独居，深山穷谷，无所畏怖，亦云：误踏蛇背，其冷如冰，虎在前后，异常腥臭。兼言常有天使八人侍侧，二童子青衣戴冠，八使衣黄，又二天神卫其门屏。如今壁画诸神，手执枪钺，每行止，则诸使及神，驱斥侍卫。又云：某山神姓陈名寿，魏晋时人，并说真人位高，仙人位卑，言己将授东极真人之任。贞元十年三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场，其日云物明媚，异于常景，自然云：“此日天真群仙皆会。”金泉林中长有鹿，未尝避人，士女虽众，亦驯扰。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缕以宝钿，上仙曰：“以此遗之，其地可安居也。”五月八日，金母元君命卢使降之，从午止亥，六月二十日闻使，从午至戌。七月一日，崔张二使，从寅至午，多说神仙官府之事，言上界好弈棋，多音乐，语笑率论至道玄妙之理。又云：“此山千百蛇虫，悉驱向西矣，尽似龙镇其山。”道场中常有二虎五麒麟两青鸾，或前或后，或飞或鸣，麟如马形，五色有角，紫麟，げ尾白者常在前，举尾苕帚。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坛上

，以符一道，丸如药丸，使自然服之，十五日，可焚香五炉于坛上，五炉于室中，至时真人每来。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内一人称中华，云：“食时上真至。”良久卢使至，云：“金母来。”须臾金母降于庭，自然拜礼，母曰：“别汝两劫矣。”自将几案陈设，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卢使侍立久，亦令坐，卢云：“暂诣紫极宫。看中元道场。”官吏士庶咸在，逡巡卢使来云：“此一时全胜以前斋。”问其故，云：“此度不烧乳头香，乳头香天真恶之，唯可烧和香耳。”七日，崔张二使至，问自然：“能就长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悦。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复降云：“为不肯居长林，被贬一阶，长林仙宫也。”戌时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赐药一器，色黄白，味甘，自然饵不尽，却将去。又将衣一副，朱碧绿色相间，外素，内有文，其衣缥缈，执之不着手，且却将去，已后即取汝来。又将桃一枝，大于臂，上有三十桃，碧色，大如碗，云：“此犹是小者。”是日金母乘鸾，侍者悉乘龙及鹤，五色云雾，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过群仙。”后去，望之皆在云中。其日州中马坊厨戟门皆报云：“长虹入州。”翌日李坚问于自然，方验之，紫极宫亦报虹入，远近共见。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群仙日来，传金母敕，速令披发四十日，金母当自来。所降使或言姓崔名某，将一板，阔二尺，长五尺，其上有九色。每群仙欲至，墙壁间悉荧煌似镜，群仙亦各自有几案随从，自然每被，则黄云缭绕其身。又有七人，黄衣戴冠，侍于左右。自八月十九日已后，日诵《黄庭经》十遍，诵时有二童子侍立，丹一遍即抄录。至十遍，童子一人便将向上界去。九月一日，群仙又至，将桃一枝，大如斗，半赤半黄半红，云：“乡里甚足此果，割一啻食，余则侍者却收。”九月五日，金母又至，持三道符，令吞之，不令着水，服之觉身心殊胜，金母云：“更一来则不来矣。”又指旁侧一仙云：“此即汝同类也。”十五日平明，一仙使至，不言姓名，将三道符，传金母敕，尽令服之，又将桃六啻令食，食三啻，又将去，其使至暮方还。十月十一日，入静室之际，有仙人来召，即乘麒麟升天。将天衣来迎，自然所着衣留在绳床上，却回，着旧衣，置天衣于鹤背将去，云：“去时乘麟，回时乘鹤也。”十九日，卢仙使来，自辰至未方去。每天使降时，鸾鹤千万，众仙毕集，位高者乘鸾，次乘麒麟，次乘龙，鸾鹤每翅各大丈余。近有大鸟下长安，鸾之大小，几欲相类，但毛彩异耳，言下长安者名曰天雀，亦曰神雀，每降则国家当有大福。二十五日，满峰毛孔中出血，沾渍衣裳，皆作通帔山水横纹，就溪洗浊，转更分明，向日看似金色，手触之如金声。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东岳夫人并来，劝令沐浴，兼用香汤，不得令有乳头香，又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无削之人，若得道后，悉皆戴冠，功德则一。凡斋食切忌尝之，尤宜洁净，器皿亦

尔。上天诸神，每斋即降而视之，深恶不精洁，不唯无福，亦当获罪。李坚常与夫人于几上诵经，先读外篇，次读内篇，内即魏夫人传中本也，大都精思讲读者得福，粗行者招罪立验。”自然绝粒，凡一十三年。昼夜寐，两膝上忽有印形，小于人间官印，四爿若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今年正月，其印移在两膝内，并膝则两印相合，分毫无差。又有神力，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纤微无不洞鉴，又不衣绵纩，寒不近火，暑不摇扇，人问吉凶善恶，无不知者。性严重深密，事不出口，虽父母亦不得知，以李坚崇尚至道，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间奉道人知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礼尊像，四拜为重，三拜为轻。又居金泉道场，每静坐则群鹿必至，又云：“凡人能清净一室，焚香讽黄庭道德经，或一遍，或七遍，全胜布施修斋。凡诵经在精心，不在遍数多，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损尤多，不如元不会者，慎之慎之！人命至重，多杀人则损年夭寿，来往之报，永无休止矣。”又每行常闻天乐，皆先唱步虚词，多止三首，第一篇、第五篇、第八篇，步虚讫，即奏乐，先抚云敖，云敖形圆似镜，有弦。凡传道法，必须至信之人，魏夫人传中，切约不许传教，但令秘密，亦恐乖于折中。夫药力只可益寿，若升天驾景，全在修道服药，修道事颇不同，服柏便可绝粒，若山谷难求侧柏，只寻常柏叶，但不近丘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乾者难将息，旋采旋食，尚有津润，易清益人，大都柏叶、茯苓、枸杞、胡麻，俱能常年久视，可试验。修道要山林静居，不宜俯近村栅，若城郭不可，以其荤腥，灵仙不降，与道背矣。炼药饮水，宜用泉水，尤恶井水。仍须远家及血属，虑有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体重，食麦体轻，辟谷入山，须依众方，除三虫伏尸。凡服气，先调气，次闭气，出入不由口鼻，令满身自由，则生死不能侵矣。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湿，诘之，云：“旦离金泉耳。”程君甚异之。十一月九日，诣州与李坚别，云：“中旬的去矣。”亦不更入静室，二十日辰时，于金泉道场白日升天，士女数千人，咸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李生，闻其诀别之语曰：“勤修至道。”须臾五色云遮亘一川，天乐异香，散漫弥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脱留小绳床上，结系如旧。刺史李坚表闻，诏褒美之。李坚述金泉道场碑，立本末为传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间壁记。”时有朱书注其下云：“降世为帝王或为宰辅者。”又自然当升天时，有堂内东壁上书记五十二字云：“寄语主人，及诸眷属，但当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并诸善心，修立福田，清斋念道，百劫之后，冀有善缘，早会清原之乡，即与相见。”其书迹存焉。（《太平广记》卷六六）

○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岁得疾而卒，父母号恸方甚，有道士过其门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为神仙，适是气蹶耳。”衣带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谢，道士曰：“我北岳真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后得升天之道。”言讫不见，遂以为名。及为民妻，而舅姑严酷，侍奉益谨，常谓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国，尚为女子，此亦所阙也。父母早丧，唯舅姑为尊耳，虽被楚，亦无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灵药，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升天。（《太平广记》卷七〇）

○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侄也。父随兄入关，徽之时在翰林，王氏与所生母刘及嫡母裴，寓居常州义兴县湖γ渚桂岩山，与洞灵观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词翰，善琴，好无为清静之道。及长，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户室之中，时有异香气，父母敬异之。一旦小疾，裴与刘于洞灵观修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诣洞灵佛像前，焚香祈祝，及晓归，坐于门右片石之上，题绝句曰：“玩水登山无足时，诸仙频下听吟诗。此心不恋居人世，唯见天边双鹤飞。”此夕奄然而终。及明，有二鹤栖于庭树，有仙乐盈室，觉有异香，远近惊异，共奔看之，邻人以是白于湖γ镇吏详验，鹤已飞去，因囚所报者。裴及刘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为降鹤，以雪邻人，勿使其滥获罪也。”良久，双鹤降于庭，旬日又降，葬于桂岩之下，棺轻，但闻香气异常，发棺视之，止衣舄而已。今以桂岩所居为道室，即乾符元年也。（《太平广记》卷七〇）

○周爰友

周爰友者，汝南安城人也，汉河南尹周畅女也。畅平生多阴德。爰友小好道，饵茯苓四十年，后遇石先生，教其遁化及隐景之道，解形而去。（《太平御览》卷六六四）

○太玄玉女

太玄玉女者，帝少昊时人也。居蜀之长松山，修长生之道。遇山中人，授以八天隐文，使之修佩，谓曰：“修道之要，以无为为本。八天之书，真无为也，而道自成。然而琅曲晨之液，八琼尤华之丹，使炼而饵之，即太极所秘，可以入侍帝宸，下览万化。”授九华方于江上，炼丹江畔有金砂泉，是其遗迹。（《太平御览》卷六七〇）

○薛女真

又曰薛女真者，不知何许人也。晋室乱离，人多栖寓林藪，服饵避世，因居衡山寻真台。外出行，常有黄鸟、白猿、白豹随之，不知所修何道。（同前）

○玉姜

又曰玉姜者，毛女也，居华山，自言秦人。始学食松叶，不饥寒，止岩中。其行如飞，今号其处为毛女峰。（同前）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出游江滨，皆丽服华装，佩十两明珠，大如荆鸡之卵。郑交甫见而与语，求之，解其佩与交甫，交甫怀之，去数十步，俱无见焉。又《韩诗内传》云：“昔郑交甫将之南楚，适彼汉高台下，乃遇二女佩二珠，大如鸡卵，交甫与言曰：‘欲子之佩号。’二女解佩与之，交甫既行，二女忽不见，佩亦失之。”（《三洞群仙录》卷一五）